

【泰伯第八】

子曰：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

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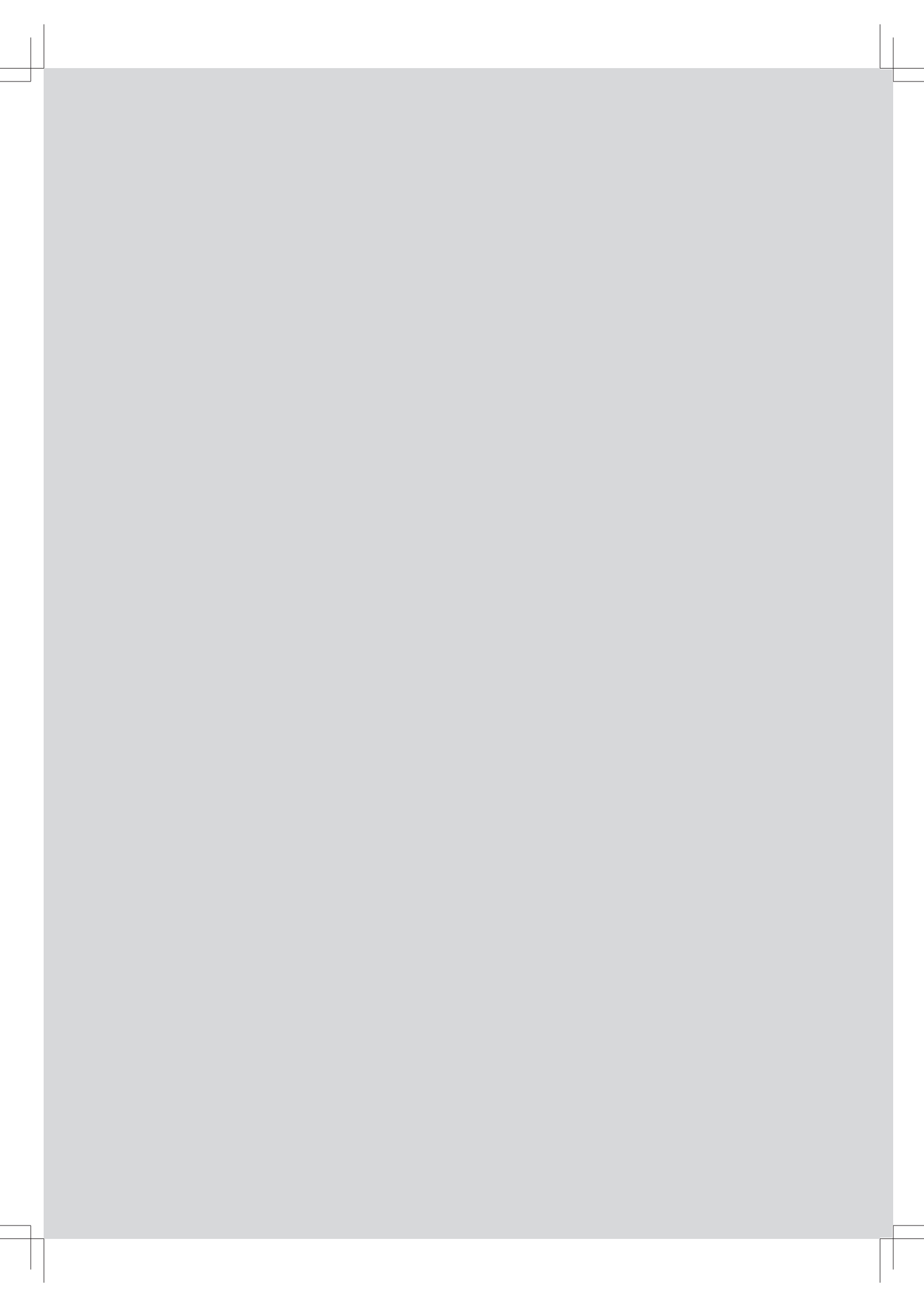
則蕙，勇而無禮則亂。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

：啓子，先我死，無負所託。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曾子曰：吾欲死，而無所託，吾誰託也？曰：曾子曰：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

金之財，無負所託，吾誰託也？曰：曾子曰：吾欲死，而無所託，吾誰託也？曰：曾子曰：吾欲死，而無所託，吾誰託也？

論語講要講記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泰伯第八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子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…… | 一 |
| 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，勇而無禮則亂。…… | 一一 |
| 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…… | 二一 |
| 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啟予足，啟予手。詩云：「戰戰兢兢。…… | 二五 |
| 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。…… | 三七 |
| 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，實若虛。…… | 四九 |
| 曾子曰：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。…… | 五五 |
| 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。…… | 五九 |
| 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…… | 六三 |
| 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…… | 七三 |
| 子曰：好勇疾貧，亂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…… | 七九 |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 | 八三 |
| 子曰：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 | 八七 |
| 子曰：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 | 九一 |
| 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 | 一〇一 |
| 子曰：師摯之始，闕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。 | 一〇五 |
| 子曰：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慳慳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 | 一一一 |
| 子曰：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 | 一一七 |
| 子曰：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 | 一二一 |
| 子曰：大哉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 | 一二七 |
| 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 | 一三三 |
| 子曰：禹，吾無閒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。 | 一三七 |

論語講要講記 泰伯第八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請看三二三頁〈泰伯〉篇，開頭一章就是有泰伯這兩個字，就拿這兩個字作為這一篇的名稱。這一篇多半是講這個禮的，禮，我們知道也不容易學，就跟佛家所講的戒律一樣，學戒律很不容易的，所以這個禮在這裏面講的不少。

○子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

開頭第一章，孔子說，「泰伯」，泰伯是周家的，「其」，其就是指的泰伯，他可以說是「至德」了。這個道德到了最高的那個境界了，叫至德。泰伯是可以稱為一個至德的人了。下面就解釋，為什麼他稱為至德呢，「三以天下讓」。要知道在泰伯那個時候，還是周家是一個小國的，周家還沒有天下。周家有天下就是在武王伐紂以後，才有天下。這裏孔夫子說是泰伯三以天下讓，因為孔夫子這個時候已經是周家了，而且是到東周春秋時代，在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天下了，提出天下兩個字。實際的意思，不是說泰伯把這天下有三次讓給別人，不是這麼說的。實在講天下是追溯到武王伐紂以前，周家在西方是個小國的一個國家，是那個情形。讓，泰伯這個

讓，「民無得而稱焉」，一般人對於泰伯這種三次讓，怎麼樣稱讚他這個道德，好像是沒辦法稱讚他，因為他這個至德是太高尚了。

文字一講就了解，但是這個其中、這個意思是歷史上的事情，須要先了解。周家最早的時候，周家的祖先叫后稷。后稷是教一般那些民眾學著耕田、農作，后稷是周家的始祖，傳到後來到了古公亶父，古公亶父是原來在陝西一個邠州，那是個小國，在殷朝的時代，還不是殷紂王時。他在邠州，那個小國常常受到外面的外族、那個夷狄來侵犯他，那個時候國君叫古公亶父，就遷居到還是陝西，在岐山之下，靠岐山，建立一個國號叫作周，就是周國。到了武王伐紂的時候，把殷紂王推翻掉了，這個時候追尊古公亶父叫作太王，把武王的父親、就是文王，追尊他為文王。

在古公亶父那個時候，他有三個兒子，長子就是這裏講的泰伯，第二個兒子就是仲雍，第三是小兒子叫季歷。季歷就是文王的父親，古公亶父有這三個兒子，古公亶父在那個時候，依照這個國家繼承的一個制度，都是以長子繼承國君的。按照制度，古公亶父將來把這位子要由他的長子泰伯來繼承，但是古公亶父看出來，季

歷養的兒子叫作文王、那時叫昌，他認為這個小孩子，將來可以把周家，周家那時還是周國，是小國，可以把周家治理得很好，使周國能夠興盛起來。但是他沒有表明，心裏這樣想。既然這個季歷的兒子，將來可以興周，那麼按照制度，應該由泰伯來繼承，可是在古公亶父，雖有這個意思沒有說明出來。

但是泰伯呢，看出古公亶父這個意思。因此他就藉著理由，在古公亶父有病的時候，他就跟他的父親說，要到南方來，替他父親找藥、採藥。因為在古時候，中國很多藥草可以自己認得的，可以找那個藥材，一直到現在，你看臺灣現在很多，那些老年人在山上還可以採藥。他就是到南方來採藥，南方就是現在江蘇省這一帶。他藉著到南方來採藥，實際上是要把這個繼承權讓出來。他出來之後，第二個、就是仲雍，就是古公亶父的第二個兒子，第二個兒子也知道，看見他的大哥出來了，有意思將來把這個國君的位子讓出來，所以他也跟著泰伯，也到南方來，老大、老二都出來了，剩下老三、就是季歷，就不能出來。三兄弟出來兩個，他是老三不能不在家裏來侍候父親，所以他就留在家裏。到後來古公亶父病比較嚴重了，古公亶

父就是留下遺囑，就叫季歷把在南方泰伯、仲雍這兩個人找回去，後來古公亶父就死了。死的時候，季歷就遵照他父親的遺囑，到南方就把泰伯跟仲雍找回去了。找回去把父親的喪事辦完了以後，泰伯跟仲雍就議論，就把國君位子由老三、由季歷來繼承國君的位子。季歷就讓，希望泰伯來繼承，泰伯說我不能繼承了，因為我到南方去的時候，隨著南方的風俗已經斷髮文身。斷髮是什麼呢，古時候男子都留著長髮的，他到江蘇、那時候南方來，把頭髮、長髮不留了，剪短了、就是斷髮。文身，大家知道，我們現在在臺灣還有很多原住民，他們臉上、身上都還有文身，那時在古時候江蘇這一帶，也有文身這個風俗。泰伯就說了，我已經是斷髮文身了，不足以繼承君位，因為繼承君位之後，就要祭祖宗、祭太廟，已經斷髮文身，在禮上不能夠祭祀祖宗，這是不得已，就讓季歷繼承君位。季歷繼承君位的時候，他的兒子就是文王，到後來把位子傳給文王，文王那時候叫作西伯昌，這是一個歷史。

所以孔子在這裏講，泰伯算是至德，三以天下讓，三次把這個國家，周國的國家讓給他的弟弟。這一種讓位的這個德，一般民眾不知道怎麼稱讚他好，無得而稱

焉，這一種讓國的這種道德，可以說至德。

關於三以天下讓，在這裏有好幾種的講法。在講義裏面列出來兩種，一種是按照鄭康成的注解，在三百二十六頁，各位可以看看。鄭康成的注解，就是《十三經注疏》裏面《邢昺疏》，他就引用鄭玄的注，他說，「泰伯」因為「適吳越」，到了吳越這個地方，吳就是江蘇，越就是現在的浙江，去採藥，「太王歿而不返」，太王就是古公亶父，死的時候，他沒有回來，沒有回到西邊他自己的國家，因此「季歷為喪主」，這是一讓。「季歷赴之，不來奔喪」，季歷去到南方找泰伯，泰伯沒有回來奔喪，這是二讓。到了「免喪之後」，泰伯是「斷髮文身」，這是三讓。這是《邢昺疏》引用鄭玄的注解，這是一個講法。

再呢，第二種講法，像王充《論衡》裏面所講的，他說過去這個泰伯見到王季有「聖子文王」，知道「太王意欲立之」，知道他父親有意思要立王季作國君，因此「入吳採藥，斷髮文身，以隨吳俗。」到了太王薨的時候，國君死叫薨。吳越之俗，斷髮文身，他說吾是刑餘之人，泰伯講，我已經是刑餘之人了，這指的就是斷髮文

身，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，王季知道不可以，權而受之。有這兩種講法。

兩種講法，雖然是古人這麼說，這個當中的事情很曲折。鄭康成解釋那是不完全是合乎經義的，為什麼呢，泰伯要出來的時候，古時候這個禮，一直到現在還是這麼，比如說〈曲禮〉裏面所講，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。」作子女的人要出去，到遠處去，一定要稟告父母，回來的時候，要回報父母。那麼他到這麼遠處，從陝西到江蘇、浙江這一帶，經過好幾個省，當然要稟告他的父親。在他父親死的時候，古時候孝子無論怎麼遠，都要回來，回來就是一般講匍匐奔喪，匍匐就是從地上爬回來，表示孝子對於父母之喪這樣的哀傷。既是這樣奔喪，知道太王死了，他能夠不回來嗎，所以照鄭康成講不來奔喪，這個大概不合乎經義的。至於王充《論衡》裏面所講的三讓，實際狀況是不是如此，也不能完全相信。大致是如此。

在這裏我們研讀這一章經書，要了解什麼呢，太王能夠認識人，認識他的孫子，就是王季養的兒子、就是後來的文王，他認識他的孫子將來能夠成大器，能夠把周國的國家，能夠興盛起來，這個不是普通人能夠看得出來。必須什麼呢，比如說，

我們要觀察一個人，他未來如何，現在是什麼樣子，說實在的，我們看不清楚。太王他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證明他本身有道德，有認識人的知人之明。有知人之明可不是普通人，他能將這個人從小時候就看到未來，這決不是一個我們普通人，根據我們一種虛妄分別可以看得出來。他那個是知人之明從理性上面起的作用，就是《中庸》所講的，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」，一個人他得到至誠的這個誠心的話，他可以知道未來的事情。未來事情如何，我們看不清楚，他可以事先知道，可以預知。這就可見得古公亶父也不是一個普通人。

再說是泰伯了，這個要知道，這個太王只是心裏有這個意思，沒有明白的說出來，雖沒有明白說出來，泰伯就知道，他就知道他父親的心裏這個意思，他就出來到南方去。仲雍也了不得的，仲雍一看他的大哥哥，藉著到南方採藥的時候，他的用意就是要把這個國君的位子要讓給王季，如果他不跟著出來的話，那麼大哥哥出來的話，他是老二，按照制度的話，應該由他來繼承，所以他也跟著出來，也是讓，這樣這個國君的位子，就非由王季來接受不可了。因此太王有知人之明，泰伯知道

他父親的心志，所謂心志，志是在心謂之志，存在心裏沒有說出來，他就能看得出來。仲雍，他看見他這個哥哥，這樣的行動，他也能夠觀察得出來，這都了不起的。我們要學就要學這樣的話，太王、泰伯、仲雍父子這幾位都是這樣的看事情、看人，看得那麼明白。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讓，三以天下讓，這個讓字不得了的。

所以在〈泰伯〉這一篇講這個禮，開頭就是講禮。禮就是從他這個國君、繼承國君的位子這就是禮，在現在就是國家的法律制度，古時候就是禮的制度。講禮，泰伯知道這個禮，禮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讓、讓位，所以這個讓國，把這個國家的國君位子都讓出去。讓出去也不那麼容易的，他要用很好的方法，不著痕跡，他只說到南方採藥，沒有表示其他的意思，所以最後孔夫子講，民無得而稱焉，他這個禮讓，讓國的這種道德，就讓他所有國家的人民都不知道，一點痕跡都沒有，讓得那麼和平，而且是處理那種讓國的事情，教人看起來，一切都是合情合理，不知道他是用那些方法來讓，把這個國君位子讓出來，這是了不起的一種作為，所以說是民無得而稱焉，稍微有一點痕跡就知道，這個某人了不起，他能夠讓國呢，讓人家都

不知道。

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沒有把它這個歷史明白的話，也不知道他怎麼讓的，所以孔子讚歎他這是至德。這一讓，證明是什麼呢，他在禮上是讓，就固有道德講孝弟來講，他是個孝道，完全能夠把父親的心志看明白了，父親這個心志，連父親自己都不好說出來的那種心志，他能夠看得出來。而且用這一種方法，來使父親這個心志能夠實現。這一種孝不是普通的孝，這是真正的大孝。

我們學了這一章，從這幾方面去領會孔子讚歎泰伯的話，我們要學道，學道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，學道是什麼，就是從孝道開始，孝道是仁的根本，孝道學圓滿了，他就是學道，道業就能成就。比如說那個舜帝，就是行孝道才能成就聖人。所以我們在這裏學了這一章，一方面學這個禮的讓字，再呢，這個孝道，要學泰伯這樣的道德，我們學道，就把握這兩個要點。這兩個要點把握住了，人家說學道，學道怎麼學呢，這就是學道。

在這裏三以天下讓，這個天下，古人的注解，就講到太王知道王季的兒子，將

來可以得到天下，這種注解要不得的。太王沒有存著周家將來能夠得天下，沒有這個意思。你注解注這個意思，等於是把太王的這種道德，把它污染了。太王看見王季的兒子、文王將來可以把周國的國家能夠興，能夠發達起來。你說他那個時候就想著將來有武王伐紂這個事情，這樣的注解是不對的。所以我們研究經書，古人的注解很多，注解很多，那我們為什麼還要聽雪公講解呢，這就是在很多的注解當中，選擇、看出那些注解注得好，那些注解違背了經書，這種選擇是不容易的事情。要不然雪公為什麼還要開辦一個論語班呢，《論語》古人注解大家看看就好了，不那麼容易的。注解那麼多，各有各的見解，莫衷一是。你把注解，各位看看，你先看一家的注解，那覺得還好，你看兩家就有不同的見解了，看得更多，那就更不知道那一家好。所以看古人注解要注意。

○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

現在請看三二六頁。這裏孔子講，一個是恭、恭敬，慎就是謹慎，勇就是智仁勇的勇，勇也很重要，再就是直，這四個字都是好啊，但是這四個字都要有禮，都要學禮。如果只講這四個恭、慎、勇、直，而沒有禮來配合的話，那就下面講的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就蕙，勇而無禮那就亂了，最後就是直而無禮則絞。所以這個禮，在這裏說起來非常重要。

先看「恭而無禮則勞」，恭敬是好，我們對一切人都要恭敬。就拿對於長輩來講，我們要恭、恭敬長輩。恭敬長輩要知道禮數，所謂禮數是什麼呢，這個講義上也列出來了，這也是過去雪公所舉的這個例子。比如說，你見到你的長輩，古時候都要行大禮，行大禮就是跪拜禮。跪拜禮最隆重的要三拜、三跪九叩禮，在古時候。現在比如說，在佛家見著佛家的法師，按照禮來行的話，這要懂得，你見到法師，行禮，在什麼地方行禮，問訊也是行禮，跪拜也是行禮；跪拜幾次，這都是禮，你

要懂得。比如說，你在公共場所、在外面，你遇到了馬上就行跪拜禮，這不對，這也不合乎禮。在公共場所、或者是在車站、在飛機場上看見了，你馬上在那行跪拜禮，不對。行跪拜禮要到房屋裏面來，在房屋裏面、或是道場、或者是住家，總是在屋子裏面行跪拜禮。行跪拜禮通常是講三拜，三拜，如果法師跟你講一禮，一禮就叫你行一次，跪拜一次，行一禮，你就是一禮，你不能說，我一禮不夠，我一定要行三拜，那個又不合禮了。法師叫你行一禮的話，他就交代你，你就要遵照他的，他就等於命令，就要遵照他的命令，他一禮就是一禮。你一定要再一拜、第三拜，那就違背他的命令了，這反而又是失了禮了。還有對普通人，人家在吃飯的時候，你去見他，你向他行禮嗎，人家在睡眠的時候，你也跟他行禮嗎，這都不是行禮的時候，這都是要知道禮。所以不知道這些禮，你一見了長輩就行禮，你恭敬是恭敬，但是不知道禮數，則勞，勞是什麼呢，自己也勞，接受你的禮那個長者也感覺勞，這叫恭而無禮則勞。

「慎而無禮則蕙」，謹慎是好的事情，蕙這個字，古人的注解，在《經典釋文》

裏面講，是當作畏懼講。另一種講法，叫作過於樸實，過於樸實那就是禮數不夠。慎而無禮，待人作事，待人就是待人接物，就是對待人家，作事情，謹慎是必須的，謹慎但是要有禮，要合乎禮，不合乎禮的話，按照那一種講法就是畏懼。什麼叫畏懼呢，比如說，你就是拜訪一個長者，或者拜訪你所尊敬的一個人，那麼你也要知道禮，你就按照禮數去見他，你不知道這個禮數的話，數就是數目字的數，比如說前面舉的那個例子，行一禮、行二禮，這個都是數目，要懂得這個數目。這個慎而無禮，那就是畏懼，好像很畏懼。畏懼了，你要是拜訪你所尊敬的人，你對他很尊敬是不錯，很謹慎。謹慎到究竟是怎麼樣，又想著趕快進去，又不敢進去，心理感覺是進退兩難，這時叫作蕙。蕙就表示謹慎、恐怕是得罪對方，他有存著一種畏懼的這種感覺，叫作蕙。為什麼這樣呢，就是不懂得禮。懂得禮的時候，那麼你怎麼樣進門，你按照現在的訪問人家的話，你必得事先讓那個主人，知道你什麼時候去拜訪他，你不能說，我想什麼時候去我就去，那叫主人很多不方便。你到主人家拜訪的話，那個主人知道禮的話，最低限度，招待客人是一杯清茶，這是最底的接待方式。你事先沒有約好，你說去就去了，作主人在家裏不知如何是好，拿什麼來招

待你。就拜訪的人來講，既不知道這些禮數，然後貿貿然去見面，怎麼樣去見好，見了面怎麼說話，這個叫作蒞。知道這些禮的話，那就沒什麼可畏懼的，按照禮來行事，按照禮去訪問，一切合乎禮那就好，所以謹慎而無禮就變成蒞了，變成有種感覺謹慎到極處不知禮，變成畏懼這種感覺了，就是說學禮很重要。

「勇而無禮則亂」，勇敢也好，智仁勇三達德，勇跟智仁合起來講，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道德。但是勇要合禮、要明禮。勇而無禮則亂，亂就是沒有程序，作事情，想辦任何事情，說辦就辦，這件事情要辦的時候，從那開始，這中間有它辦事的程序，只想到一下就勇敢去作，就亂了。勇敢是好的，就是辦一件有道德的事情，合乎、對人有利的一種善事，勇敢的去作，是好啊。可是勇敢去作沒有禮，或者作到非常過分了，或者作得不到，行得不到，那是當然事情辦不好。辦得太過了也不好，辦太過了自己也是亂，叫人家也亂了，就是沒有秩序的事情都會亂的。禮是什麼呢，〈樂記〉上講，禮是天地的秩序，禮就是效法天地的這種秩序，天的秩序春夏秋冬四時不會亂，地的秩序就按照運行的軌道，不要亂，這是天地秩序。我

們在天地之間這個人，我們一切的行動、言語都要效法天地那樣有秩序，那樣有秩序就是禮。比如說，我們在家裏作家務事情，家裏日常作任何事情，拿一個東西，用的東西拿來用，用完了就要歸還原位。過去雪公講，舊時候的那個家庭裏面，都要寫動物歸原，你要把放在那裏的東西，你拿過來用，就是動，搬動這個用具，用完了的時候歸原，還要回到、放回原處去。

在待人接物、脩養這方面，那就講倫常，倫常是什麼呢，倫就是有次序，家裏夫妻、父子、兄弟各人要盡到各人的本分，最基本的就是，按照各人的本分來盡到他的責任，就是盡分，盡分就是守住秩序。作兒子的要盡到孝道，作父母的要盡到關心兒女的、慈悲的這個本分。兄弟之間互相友善，各盡其分，這就是倫理，這就不亂。能夠把家裏的用具，到各人的待對方，你盡到自己的本分，這個都是秩序。從這些秩序，就在日常之中來訓練自己、來脩養自己，你這就是脩道。脩道，是念佛的人都知道，念佛的工夫要講究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一切都合乎程序，都不亂，一亂了，你那裏還談到一心。所以這裏勇而無禮則亂，勇是好，一定要學禮，

學禮才懂得辦事情，待人接物，都知道有一定的禮數，一定的程序，這就不亂。否則不懂禮的話就亂了。自己心理亂，也叫別人那麼亂，這就是勇而無禮則亂。

「直而無禮則絞」，直也是好，就是很直爽，他心理什麼意思，就能表達出來，這就是很直。但是直要有禮，你這一句話說出來，是想著對對方有好處，但是說的方法要合乎禮，說的方法不合乎禮，你雖然是直，說出來人家不接受。尤其是一個耿直的人，耿直的人很好，但是過於耿直，說話沒有禮在那裏，讓他知道怎麼樣跟人家說話，你這話說出來，好意變成人家不接受。所以就是直而無禮則絞，絞根據馬融的注解，絞是什麼呢，絞是絞刺也，這個字不當刺字講，刺是左邊一個束字，刺左邊是一個約束的束字。絞刺根據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講，絞者像两根繩子互相來交，两根繩子相交，愈絞愈緊。愈絞愈緊引申的意思叫作乖刺，乖是相違背的。鄭康成注解，絞當急字講，愈絞愈緊急。鄭康成的注解跟馬融的注解意思是一回事，乖刺是相違背，急是絞得很急切的、很緊張，絞就有這兩個意思。

這個都是不懂禮，只講直，你這樣直心待人，好是好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是好；

但是話說出來，叫對方受不了。比如說，你看見對方有什麼缺點，犯了什麼過失，你當面指責他，或者是當眾就指責他，這個對方感覺是沒有辦法接受。你對朋友，朋友有什麼過失，你要選在什麼場合，不能在大眾面前指責對方犯了什麼過失。就是在私人之間，不在大眾場合，你還要看對方，你的交情是深是淺，而且對方他的脩養到什麼程度，他的脩養如果像孔夫子那些弟子，顏子不貳過，一聽見人家說他過失的話，他馬上就改，從此再不犯同樣的過失。那麼子路呢，是勇敢，勇敢不錯，他是喜聞過，聽到人家說他的過失，他就歡喜，他歡喜接受。但是像顏子、子路這樣的人，在今日之下，各位想想看，那裏去找。一般人他沒有到這個脩養的程度，你就直接指出他的過失，犯了禮了，在佛家講就是犯了戒了，你直接呵斥他，他覺得很難過。這個的話，你規勸朋友，效果就顯不出來。你必得用婉轉的話，婉轉的話就要從學禮這方面，同樣是說出對方的過失，你要先替對方想，他能不能接受，他能夠接受到什麼程度，你就用根據他所能接受的這種程度，你婉轉的跟他說，這就是禮。不懂禮，你是對他好心好意的，把他所犯的過失，一下就說出來，沒什麼效果，這就是絞，絞什麼呢，絞得叫人家下不了臺，自己是感覺得過不去了，這叫絞。

由這幾方面來看，這四個字恭敬、謹慎、勇敢、直心都是好字，但是都要學禮，可見禮重要。但是學禮不容易的。比如說，佛家講戒，戒也不容易，戒，我們在家，我們只講在家人的戒，在家的有五戒、有菩薩戒，那個談何容易。就說五戒，五戒裏面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那裏面含的意思多得很。儒家這個禮也是這樣，要完全通達這個禮，要照這個禮去行的話，你就能學好聖人。所以孔子的弟子顏回問仁，孔子就說，克己復禮為仁，你從禮上學，可見禮不容易。

禮既是不容易，我們要學，你怎麼學法呢，就要學人情世故，不通人情世故，你就是把《禮記》上的經文都背誦了，不好好的從人情世故上來練習，那一用就偏差了。必得要通達人情世故，通達人情世故沒有別的法，相信聖人所講的話，逐漸逐漸的體驗，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裏面，從家庭到社會，家庭跟家裏的人相處，到社會上跟朋友，在機關裏作事，對於機關首長、同事相處，你隨時觀察對方對你的反應，你說的話，你作的事情，對方對你的反應，反應怎麼呢，你要察言觀色，了解人情世故，你久而久之，你這個經驗豐富了，這個禮就學得好，跟人家怎麼說話、

辦事情怎麼樣不讓他人受了傷害，自己在辦事，不要那麼勞動他人，這都是禮。這個必得要把人情世故、一般人的心理要了解，然後言語、行為你才能夠合乎禮，這個禮就學好了。所以學這個禮，要避免那些，不要勞、不要惹、不要亂、不要絞，你都要學禮，學禮就要處處體驗人情世故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

大家看三百二十八頁，這章經上面沒有子曰兩個字，古人有注解的，他說這個應該是分作兩章，不能跟前面結為一章。因為在古時候，古人注解把這一段跟前面那一章合在一起，成為一章。因此到後來有人講，後面這一段跟前面那一章，那個文法、經文的語氣，都不能把它合為一章的，因此應當列為兩章。這上面沒有子曰這兩個字，那究竟這話是誰說的呢，所以古人有注解，認為這一章好像是曾子所講的。但是說曾子所講的，要有根據，你從那裏找出根據出來呢，也很難說。因此現在可以這麼說，這一章跟前面不是一章，這個可以是這樣分的，不能跟前面合為一章。但認為是曾子說的，不能採取這種講法。

現在就研究這一章經，就講這個意思的話，雖然不能夠斷定是孔夫子講的，但是你研究研究，跟孔子所講的意思不相違背。我們現在就看「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。」這是一段。「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這又是一段。

首先看看「君子」，君子在這裏是講在位的人來講。古時在位的，上為天子，

天子下面是各國的國君、是諸侯，國君在國內都有卿大夫，這都是在位的。在位的君子，「篤於親」，篤是當厚字講，待他的親人，這裏指他的家族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兄弟。比如說天子，或者是諸侯，是卿大夫，對待他的父母，他的兄弟姊妹，很厚、厚道。所謂厚道是什麼呢，就是寬厚。不論父母是好是不好，他一律對父母盡到孝道，對於兄弟，不管這兄弟是好是不好，他要盡到弟道，他是哥哥，對待弟弟就盡到友愛之道。夫妻，這是一個家庭最簡單一個結構，夫妻對待對方都要能夠寬恕，原諒對方、容忍對方，這就是厚。你這個國君對待家裏的人，能夠這樣寬厚，「則民興於仁」，你國內的民眾，你是天子你這樣的話，你天下人都能夠興於仁，興就是興起，大家都學了仁。為什麼興於仁呢，《論語》開頭就講，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孝弟是仁的根本。你這個君子在家裏，行的孝弟之道，這就是篤於親。外面的一般人，他都來行孝弟之道。行孝弟之道就是仁的根本就學到了，所以這是興於仁。

「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故舊是對待朋友，故舊是故人，他是個老朋友了，

你要作文、要作詩，稱呼老朋友什麼，稱為故人，故人就是老朋友，我們交了很久的，古人對待老朋友，一提到故人就想起來，他是念舊的，念就是心裏懷念，常常想到老朋友，這叫作念舊。怎麼念舊呢，就是故舊不遺，不要遺棄老朋友，則民不偷。偷這個字是刻薄的意思，就像作工程的偷工減料，偷工減料這個工程作起來就是薄，拿這個作比喻。人要有一個偷心的話，他待人就不寬厚，就是刻薄。你君子對待老朋友不要遺棄，不要遺棄老朋友就是念舊，則民不偷，則一般人也就會養成厚道，待一切人都不刻薄。

過去雪公講這一章經，他舉出《禮記》〈檀弓〉篇裏面，有一段就講，孔子的故舊、他的故人，叫原壤，原壤這個人的學術思想，跟孔子不同的，但是孔子還是跟他交朋友。這原壤跟孔子是個老朋友了。原壤他的母親死了，孔子去替他母親來預備所需要的棺材、棺槨這一類的。原壤一高興，唱歌起來了。那在古時候，這個很失禮的。孔子弟子就問孔子，這樣的人你還跟他交什麼朋友，你跟他絕交算了。孔夫子說，「親者毋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。」孔子告訴他的學生，他說我所

知道的，親者毋失其為親，這個就是什麼呢，原壤，他雖然是看起來很失禮，母親死了，他看到我來替他母親治理棺木，他心理一高興就唱起歌來，這是自然的流露，他為他母親來高興，不失其為親是指的原壤。故者毋失其為故，原壤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不要遺棄他，我是看他為他母親這樣歡喜，我覺得這個朋友還是老朋友，故者不失其為故，是對孔子自己講的，這就是故舊不遺。能夠這樣厚道待人的話，那就養成一般人都厚道起來了。

○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啟予足，啟予手。詩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」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。

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三百三十頁。這一段經文，我們在研究之前先說說，我們人人都感覺一個生死問題。曾子這個時候有疾，這個疾病得很重了，可能他自己也知道，這是不會好起來了。那麼他為什麼還這樣從容的交代，不像一般人在快要死的時候，必然有很多痛苦，有很多恐懼。恐懼：我死了以後，到那裏去。這些問題不管任何人，他在世間的財富再多，政治地位再怎麼高，或者在世間書念得很多，學位也很高，但是到自己快要死的時候，那些都沒用了，就有一種恐懼了。曾子為什麼沒有那種情形，這就說得出來，我們人要學道，這很重要。

學道知道人人會死，但是這個死，是身體死，還有不死的，那是什麼呢，那就是本性，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本性是沒有死，那有死的時候。本性不但沒有死，還是萬德萬能，世間的一切有用的東西，包括我們人在世間辦事情須要智慧，遇到任何問題也須要智慧來解決，這個都是本性裏面起作用，一切智慧都是從本性裏面出

來的。所以本性沒有死，要知道本性是不生不滅的，本性不生不滅，有這個認識就不容易，那必須要悟。

在佛家來講，禪宗它的悟就是悟自己有本性。佛家也有教理的，就是研究經典，研究經典研究明白了、悟了，也是這個、自己有本性。儒家也是，儒家也一樣。儒家也是要悟自己有本性，這個本性，《論語》後面有講，孔子就講，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曾子跟孔夫子學，曾子作的《大學》，開頭就講：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」。明德就是性德，就是本性裏面這個德，曾子的學生、就是孔夫子的孫子、子思，作的《中庸》，開頭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」。可見得儒家講這個性，跟佛家講的性，沒有兩樣，一個性，都是一個性。所以無論佛法、無論研究儒學，最根本的這個道，就是要明白我們人人都有這個本性。

知道這個本性之後來脩行，怎麼脩行呢，凡是違背本性的、障礙本性的這些凡情俗見，都把它一層一層去掉，去得乾淨了，就儒學來講，就成就聖人了，就佛法來講，就成佛了。成就聖人、成就佛，那就不會有生死了。當然這個身體還有死的，

身體它本身就是生滅法，知道這個本性、證到這個本性的話，知道這個身體有死，那是什麼呢。一般不學道的人，這就中國來講，不學儒學的人，錢財愈多，他最怕死，因為一死之後，這個財帶不去。政治地位愈高，也最怕死。世間的書籍念得多，他甚至於著作很多，寫的書，一本一本的寫得很多，自己有名聲了，也怕死，一死這什麼也沒有了。這是什麼呢，這些東西都是障礙本性的，要把本性這些障礙物通通撤除掉，兩個字，一個名，一個是利。

名利心完全徹底的把它破除掉，其餘附帶的那些升官發財、講世間學問，世間學問那個書念得再多，人家沒念過書，我懂得好多，這是他的執著。把這些東西，這些名、這些利通通把它撤除掉，本性才能顯出來，撤除這個很難的，不容易的。就儒家學術來講，要撤除這些名利，要脩行、要證到自己本性的話，開始從那裏學呢，開始從仁上面，仁義道德的仁，從仁上面來學，學個仁。

為什麼從仁上面學，仁這個字，關心一切人，天下人有痛苦，自己要關心他，就像古時候夏禹王，他看天下人那個時候遇見大水災，就好像自己遭遇那個水災一

樣，那麼痛苦，因此他在外面治水。周朝的、周家的始祖叫后稷，后稷看見早期的人們那些沒有種五穀的時候，全靠野外打獵，打那些動物來吃，那個是不合乎仁、沒有仁慈，所以教民稼穡，教一般人種五穀，然後從純粹的吃動物，逐漸逐漸的改變吃自己種植的稻米這些穀類，這都是仁，仁義的這個仁。

學仁，說起來都是要關心天下人。講到最根本的地方，就是從學講孝弟之道，在家庭裏面要孝順父母，家庭裏如果有兄長，兄長年紀比自己長、比自己先出生，要尊敬兄長，這叫孝弟之道。《論語》在〈學而〉篇裏面，前面就講過，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」孝弟，你能夠在家裏對父母盡到孝道，對於兄長盡到弟道，這就是得到仁的根本，那仁就學到了。得到仁的根本，然後從家庭到社會，把這孝弟之道推廣出來，你這個仁心就逐漸逐漸擴充，這仁就學到了。仁學好了、學圓滿了就是道德，就學到、證到自己本性。

了解這個道理，得到這個仁學好了，見到這個道了，他就了解：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生生滅滅的。我們說生滅的話，還是一般看，他發了財，作一個大財團的一個

董事長，他還可以享受一個時候。但是你從哲學的觀點來看、從道來看，這個就像蘇東坡所講的，那個富貴功名一切利益，就好像一眨眼那麼快。蘇東坡那個《赤壁賦》裏面就講，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」，天地間的萬事萬物，一瞬還是有個時間，沒到一瞬的時間，一眨眼的時間，天地都在變，隨時在變化。所以了解這個生滅法，世間那些富貴、這些財富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乍生乍滅，了解這個之後見到本性，由孝弟之道學好仁，仁學到了、就可見到自己本性，本性是不生不滅的。前面講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早晨聞到這個道，聞到什麼道呢，就是聞到不生不滅的這個本性，知道我們人人都有本性，然後脩行把本性顯出來，夕死可以了，死啊，是這個身體，別說我們這個身體，就是天地一切的環境，都是在那裏乍生乍滅，那個不算什麼回事情。曾子了解這個。

一般不懂道的話，出生以後父母就歡喜，自己剛出生自己不知道。死亡的時候，自己也恐怖，家裏的人也痛苦。曾子知道這個道理，死是身體死了，本性沒有死。那麼身體死，跟一般人不同，一般人死的時候，那麼痛苦。我們這個身體從出生到

長大到死亡，年紀老的時候，好像一棟房子，房子建築起來住久了，不堪再住了，那就換一個房子。這個房子當然不是我們自己造的，是父母給我們造的。父母給我們造的房子，這是比喻的話，我們的身體誰來的，我們的身體是父母給我們的，因此要知道父母的恩德，沒有父母，我們那有這個生命、那有這個身體。有這個身體，藉著身體我們要脩道。身體是生命，脩道、知道本性是慧命、智慧這個命，沒有身體，我們憑甚麼學道呢。這樣說起來父母的恩德很大，所以一定要孝順父母，孝順父母才是知恩報恩，這個才能夠證到自己本性，證到之後就像曾子這樣，房屋舊了換一個房屋，換個新的房屋，換新的，說來容易，不學道的人，死了之後，他不知道下一輩子，能不能夠再到人間來，不知道。這一輩子作那些很多的損人利己的事情，下一輩子再想到人間來，那靠不住。所以曾子有疾，他知道，這麼從容的交代一切。交代一切，根本的還是在孝道上面。

現在我們看經文，「曾子有疾」，病得很重。一般人病得很重，那什麼都不知道，痛苦的不得了，那來還說這些話，沒有。但是他知道死是這個身體，本性上面沒有

什麼生死這些大問題，沒有。他在有疾的時候，「召門弟子曰」，召集了他的學生。「啟予足，啟予手。」叫他的門弟子，叫了之後，就跟他們說，你們啟，啟是什麼呢，他有病是睡在床上，當然用被子把他蓋起來，就說，你把被子掀開來，掀開來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足。意思是說，我的足、我的腳還是很好的，手也是很完整、很好，這是比喻的話。

「詩云」，然後再舉《詩經》〈小雅〉裏面有一篇詩，叫作〈小旻〉，有這兩句話，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詩裏面有很多比喻的話，先把這文字解釋。戰戰是身體發抖，戰戰是恐懼，恐怖得身體發抖；兢兢當戒字講，警戒自己。《講要》裏面戰戰兢兢三句話，《詩經》裏面有《毛詩傳》，就是毛公注解的，戰戰是恐也，恐怖的意思。兢兢是戒也，恐是恐懼，兢兢是警戒自己。

「戰戰兢兢」指的什麼呢，下面就是解釋，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臨就是走到很深的那個水，很深的水邊。比如說，臺灣四周都是海，這個不是說在沙灘的那個海水浴場，不是那個意思，你到東部看看海岸線，你在海岸上，或者是在蘇花

公路上看那個海，你在岸上往下看，這叫作如臨深淵，一看的話，深怕掉下去、掉到深淵裏面去。如履薄冰，履薄冰是什麼，這個在臺灣看不到，在內地黃河裏面，冬天都是結了冰，結冰結得很厚，結得很厚，上面可以人在冰上面行路，平常比如說，你在黃河這一邊到黃河那一邊，那要坐船，結了冰的時候，不用坐船，來往就是在冰上走。可是到春天來，暖氣有了，那個冰就慢慢融化了，融化它不是一天融化，逐漸逐漸融化，由很厚融化到薄。薄的時候，雖然薄上面還可以走人，但是就恐怕薄的厚度也不一樣，有的地方還是很厚，有的地方比較薄了，就是走在這個薄冰上，恐怕就一腳踩在最薄的冰上面，從那個冰掉下，掉到下面黃河裏面去了。

雪公過去講，他說，據他的經驗，他看到的，到春天走那個薄冰上，都帶一根竹竿子走，萬一腳從薄冰上陷下去，那個竹竿子還撐在那個厚的上面，還可以上來，這是一個辦法。所以如履薄冰，履就是走、行走，行走在薄冰上提心吊膽的，那是戰戰兢兢。

這個是什麼意思呢，前面講啟予足，啟予手，講什麼呢。前面跟各位說，我們

身體是父母給我們的，我們作兒女的人，當然要保護自己身體，要愛惜自己的身體，不能傷害。自己傷害了，在那裏跌倒了，或者是不懂事情，在外面跟人家打架，被人家打傷了，回來父母心痛，父母看見小孩子，你怎麼這樣，父母心理比兒女的心理更痛苦，這還是在身體。他這個比喻，手足完好的，比喻什麼呢。他這一生，身體是父母給他的，等於生命就是父母給他的，沒有父母給他身體、給他生命，他怎麼到人間來呢。因此把這個身體要保養得很好，所以《孝經》裏面講，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」身體、頭髮、皮膚這個都是受之父母，不能毀傷，這是講孝道的開始。

講到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呢，就是「立身行道」。立身行道就是學作一個有人格的人，在天地之間立得住。我們人跟動物不一樣，動物是橫的走，我們人是站起來的，站得頂天立地的這個人，有人格。立身是站起來，人家都站得起來。行道，立身，人格是一個初步的工夫，不行道，那有身體站起來有什麼用，那猴子有時候也可以站起來，重要在行道。行道就是自己懂得這個道理，比如說，我們現在有很多

同學都是學佛的人，學佛，你自己學了特別法門，學了念佛法門，自己念佛，家裏老年人，你真正要盡孝道，就要勸家裏老年人要念佛，念佛就是要解決這個生死大問題。所以這個立身行道，啟予足，啟予手，意思就是說，我這一生，從身體髮膚不敢毀傷，到作人之道，沒有欠缺。

現在人不知道了，在過去，這個小孩子在外面，作了不好的事情，人家不罵這個小孩子，罵他家裏，你這小孩子，你父母怎麼教你的，你沒有家教，這句話不得了了。說他沒有家教的話，真正是個孝子的話，那比怎麼樣懲罰他，怎麼樣鞭打他還要苦，罵他父母了。所以古時候作孝子都知道，要健全人格、要學道，不能夠作那些壞事情。作任何壞事情，都讓人家罵自己的父母。

所以啟予足，啟予手，到臨死的時候，曾子告訴他的門弟子，你看看我的手、我的腳，完整的，含意是我這一生，我在社會上沒有叫人家罵自己的父母，我在脩道上面，沒有什麼欠缺的，很完整，沒有缺德，道德沒有欠缺。所以舉《詩》來講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我這一生待人接物，在社會上跟任何人相處，深

怕人家罵我的父母，深怕我作人作得不對，所以我就是戰戰兢兢的脩養自己，就如同臨深淵，履薄冰一樣的，那樣警惕自己。

最後講「而今而後」，而今而後就是從今以後，「吾知免夫」，我知道，我現在知道了，免夫，免什麼呢，免於損害這個孝道。人在沒死，不管在什麼年齡，有很多人到晚節不保，一生作了很多的善事情，到了晚年的時候，操守不夠，禁不起社會上那些名利的誘惑，不能保，那就前功盡棄了。曾子在這個時候，我現在一死，從今死了以後，這是很謙虛的話，其實曾子不管活到什麼年齡，他的孝道不會虧欠的，學道只有進步而沒有退步的。所以他講，死，現在死了，死了以後，我免夫了，我就不會擔心損了這個道。最後一句，「小子」，小子就照應前面召門弟子曰，這篇文章有起承轉合的，結束這一章。小子這兩個字，就教他的門弟子，平常是用言教，也有身教，到這時候，就以這個身教教他的學生。

所以這一章，曾子真是一個大孝子。學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就從知恩報恩、盡到孝道。推廣這個孝道，我們在社會上跟人家來往，就是佛家講眾生恩，眾生對於

我們都有恩德。眾生恩以外，那就是有四恩，佛家講四恩，儒家也是如此。既是我們人到世間來，受的恩德那麼多，要知道報答，絕不能像現代人講功利主義，人家幫助我們是應該的，我們受了恩德，也不想怎麼回報人家，甚至於為了要滿足自己的欲望，還到處在外面詐騙人家，多得很。

學這一章就是學道，非常完整的。從那裏開始學，學到這樣，知道對於父母盡孝，要我們在社會上，古人講，「受人涓滴，報以湧泉。」你在須要人家救濟的時候，人家拿一點點吃的東西也好，用的東西也好，來救濟你，你將來要發達起來的時候，應報以湧泉。受人點滴、一點點水，那個多麼少，報以湧泉，就用從地下湧出那個泉水那麼多，報答人家。漢朝韓信年少的時候貧窮，沒飯吃，在河邊漂母那個洗紗的、洗衣服的那個叫作漂母，看他沒飯吃，送飯給他吃，韓信就存記著，將來以千金報漂母。這是知恩報恩，從父母一直推廣到天下人，你能夠有這樣的心，這就是脩道的心。到了最高的境界，那就是能夠見到自己本性。見到自己本性，這個生死問題就沒有了，本性上還有生死嗎，本性沒有生死，這章書是這樣研究。

○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
翻到三百三十二頁。接著前面一章，曾子，他有疾病，病得很重。孟敬子，《集解》裏面注解各位看，「馬曰」，漢朝馬融注解說，「孟敬子」是「魯大夫仲孫捷」，魯家有孟仲季三家，叫三家卿大夫。孟敬子知道「曾子有疾」，他來「問之」。問就是來慰問，來問曾子。「曾子言曰」，曾子就是跟孟敬子講，就是告訴孟敬子。「鳥之將死」，一隻鳥要死的時候，「其鳴也哀」，牠在叫的時候，那個音聲很哀。「人之將死」，人類，無論是誰，在將死的時候，將死就是快要死了。「其言也善」，這兩句裏面的也字是一個語助辭，他的言、說的話都是善的，沒有惡意的。先把鳥與人提出來跟孟敬子講，這是預先一個伏筆，重要的就是在下面經文。

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」，這就是勸告孟敬子。就是要孟敬子相信他所說的話是善意的，平時講善意的，也許人家不相信，他舉出任何人、就是一般人將死的時候，

他不會說那些惡意的話，都是有善意的。因此下面就講出來，就勸告他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，一個君子，這就指的孟敬子，孟敬子是魯國的卿大夫，所貴乎道，是君子之道，君子之道所貴的有三方面，一個「動容貌」，一動的時候，就想到自己的容貌。容，要分開來講，容是在心理的，貌是外面的面貌。合起來講，就是整個對人家，用什麼樣的面貌來待人接物，就是說一有行動的時候，跟人家來往的時候，自己要想到自己的容貌。容貌就是說必須注重自己的容貌，君子的容貌很重要。「斯遠暴慢矣」，你注重容貌，不要見了面就是古人講的，拿笑臉迎接人家，笑臉迎人，君子之道不要。君子、讀書人要書生本色，就是正常的態度。跟人家一見面就是嘻皮笑臉的，那不是君子之道，容貌很重要，你能夠注重容貌，用正當的容貌來跟人家相見的話，斯遠暴慢矣，遠，這個遠當動詞講，人家就不敢對你，暴是粗暴無禮，慢是傲慢、怠慢，不尊敬你。你能夠注重容貌，人家就不會對於你有那種粗暴無禮、傲慢、不尊敬，這些就會遠遠離開，沒有了。

「正顏色」，就是整體的一個態度要莊重，行為一切要莊重，這就是正顏色。「斯

近信矣」，斯這個字跟上面一樣，斯遠暴慢矣，就是你能夠動容貌，暴慢就沒有。現在你能夠正顏色，這就近信矣。近信矣，就是能夠使人家相信你。對人家態度一切莊重，人家對於你，就認為你這個人很老實，相信你是實實在在的。

「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」出辭氣，辭是言辭、說話的時候，氣是語氣，說話以及說話的語氣。一說出話來，要說得很適當，話要說得清清楚楚的。人家才聽得明白，說得很恰當，人家會接受你的話。與這個相反的話，那人家把你說的話不當作一回事，那叫鄙倍，鄙是人家鄙視、看不起，倍就是違背，這個倍字當違背講。自己言辭說出來，說得很適當，正當當的說話，說得很清楚。所謂語氣是什麼呢，也不要聲音太高，成為噪音。也不要聲音太低，低得人家聽不見，讓對方聽不到，那都不行。那就是對方跟你相距得多遠，憑著自己經驗，發出的聲音應該多大的聲音，不高不低，使對方能夠聽得清楚。明明是對面的話，你要聲音很高，就像在這座山上跟那座山上說話，那叫山人，山人說話，那就不對了。或者是對方坐在對面，聲音微弱，小得對方一句話也聽不清楚，那也不行。語氣要適當，言辭要正當，這

就是遠鄙倍，人家對於你說的話，不會違背的，人家都是會接受你的言辭。這是君子所貴的三件事情。其餘的呢，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籩豆就是古時祭祀的時候，行禮要有祭祀的祭品，祭品有的用籩，有的用豆。籩是竹子編的，盛載祭品用的那個器具，豆是用木頭作的。盛載那些祭品的，叫作籩豆。像籩豆這些事情，這個禮節很多，那就不必講了，有司，有專門管理這一方面的。

因為孟敬子是魯國的卿大夫，前面開始就是馬融注解，孟敬子是魯大夫仲孫捷。《邢昺疏》裏面舉出鄭康成解釋〈檀弓〉的時候，敬子是孟武伯的兒子，名叫作捷，因此他是魯國三家卿大夫其中的一家。這三家卿大夫在魯國掌握政權，到孔子這個時候，君權就由他們三家完全掌握住了，魯國的君主幾乎都聽他們的。所以孔夫子對於這三家卿大夫很不滿意，認為他們都是太過分的，過分叫僭越，就是沒有守他們自己本分。曾子當然跟孔子一樣，對於這三家也是不滿意。雖是不滿意，但是這三家，無論是孟敬子、還是季氏家裏，這三家對於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，像曾子這些聖賢都很尊敬的，他們也不敢不尊敬。

所以這個時候，孟敬子知道曾子病得很重，可能也好不了，他來問病就是探聽這個病的情況，來慰問他。曾子就在這個時候，前面開始講，鳥要死的時候，那個聲音叫得很哀，那是出乎真情。鳥死都是聲音哀，人死的時候呢，當然也是自己哀傷，哀傷說的言語，對人一定是善意的，不會有惡意的。這是拿一般的鳥、一般的人在臨死的時候，有這樣的表現，來取得孟敬子相信他下面所講的話。

所以把前面舉出來以後，曾子就講：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，這三者，一個是動容貌，一個是正顏色，一個是出辭氣。這三者雖然是勸告孟敬子的，我們一般學儒、學禮，都要這樣學。這樣學也就是學禮，這三者都是講禮的。學禮就是學道，學道從那開始學，就從禮上面開始學。這三者，過去雪廬老人在講的時候，他把這三種拿《禮記》裏面，比照著來研究。《禮記》開頭就是〈曲禮〉，什麼叫〈曲禮〉呢，〈曲禮〉，曲曲折折的，表示一般人的心理，心理都是很曲折的。你要學禮就要懂得一般人的心理，懂得一般人心理的話，那一般人心理太複雜了，要有一個原則，守住這個原則來跟人家相處、跟人家來往，這個禮就不會欠缺。一方面是不會欠缺

禮，更重要的就是自己從跟人家相處來往，都在這個禮上面，這就是脩道。

因此〈曲禮〉開頭就講，各位看《講要》三百三十三頁，第五行開始，曾子所講這個三件事情，君子之道貴乎三，這三件事情，依照這三者而行，照這三者去學習，去實行，則身心言語皆合乎禮，身體所表現的，心理所想的事情，言語發出來的，皆合乎禮。立見其效，效果馬上就看得出來。這就可以把《禮記》〈曲禮〉來參考、來研讀。《禮記》〈曲禮〉開頭就講，「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。」毋不敬這個毋是禁止辭，就是戒的意思。不敬，對一切人都不能夠不敬，都要恭敬。不但對人，我們自己辦事情，這個事情計畫好了，決定要辦了，就要把事情辦成，這叫敬。缺少這個敬字，事情就很難辦得成功。你作一件事情，計畫要週到，計畫好了，決定辦了，就按照計畫，每一個步驟，都要作得到。講待人這一方面，禮最重要的對人要恭敬，恭敬對方，叫毋不敬。毋不敬在這裏講動容貌，容貌是外表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外表是什麼呢，外表是從心理反應出來的。比如一個人發怒的時候，臉上是青色，發鐵青的青色；還有發紅色，顏色變得很多，這都是容貌。《中庸》裏面

講，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，喜怒哀樂不發最好，不發出來就是中，中道就是中，存在心裏面。我們人人不能不發，都有喜怒哀樂這種情緒。情緒一發，皆中節，中就是要合乎這個節制。合乎什麼節制呢，喜怒哀樂這個念頭一起來，自己就想到不能讓它繼續。讓它繼續，面部就表現出來，不但面部表現出來，說話的聲音也表現出來。所以知道這一個道理的話，喜怒哀樂心理一動，講脩養的人，馬上自己停止，靜下來，不讓它表現出來，這就是毋不敬。這是在心意方面，心意就是念頭方面，合乎禮，就是沒有跟人家結怨，不能讓人家難堪。

正顏色叫作儼若思，儼若思就是〈曲禮〉所講的，指的這個人的身體，身體站在那裏也好，坐在那裏也好，走路也好，都有它正常的行動。怎麼是不正常的呢，古人這個坐，比如說，在長者面前，一般人講的侍，侍就是站在長者面前，實際上，那長者都會請坐，請坐就坐下來，坐下來，古人講正襟危坐。什麼叫正襟危坐呢，衣服把它整得很整齊的；危坐是什麼呢，不要完全坐在凳子上面，坐在那裏很正當當，坐一半。比如說，坐在椅子上面，要完全坐下還要靠起來，那個對長者就失

了禮，所以坐有坐的禮貌，站有站的禮貌。在軍隊裏面過去還有，現在我不知道。過去軍隊裏面，見到長官要立正，不是立正的話，一個腳站在那裏，另一腳撐前、撐到前面來，腿還在那抖一抖，那就失了禮。這些都是儼若思，儼若思就是身體比如說，站在那裏和坐在那裏，身體保持著很安靜，不要亂動。安靜到什麼程度呢，若就是好像，好像一個人在那思想某種事情。各位自己有這經驗可以回想一下，要在思想某一種事情，想得入神了，身體也不動，一直在想，所以叫儼若思，儼然，好像，就像在思想某一件事情，完全用心思在那想。心思在想，身體非常安靜，這就是身合乎禮。儼若思就表示身體不亂動，他合乎禮。不合乎禮就是見著長輩，手足無措。不但見長輩，就是見平輩的話，或者見比自己輩分低的話，那身體亂動也不行，也不合乎禮，所以佛家也講要莊嚴。儼若思身體要安靜，這是身合乎禮。

安定辭，安定辭是言語，安是很安然的，不說得快，也不說得慢。比如說，對一個長輩，長輩問到的時候就說話，長輩不問的時候，自己說出來，這就傲慢。長輩問到的時候，自己還不說，那又是失了禮。在長輩問，說的時候要安定，很安然

的、很定的，這個言語說出來不亂，定就是不要亂說。最怕是什麼呢，跟長輩說話，長輩沒有問，自己就是把所要說的話，滔滔不絕的說。要看，你見長者為什麼，見長者正當的是有問題，要請長者來教導你怎麼解決，或者你不知道事情來請教長者。那你一見到長者，把自己的話，一直在滔滔不絕的說，不讓長者有說話的機會，你這個就是很失禮了。在說話的時候，說一句笑一聲，這也不是安定辭，一邊說一邊笑的話，那是演戲的那個小丑。正當的話，話說出來就好。所以安定辭呢，在這裏曾子講出辭氣，說出話來這個言辭、語氣，語氣很重要。過去雪公在講的時候，不但見長者，就是見平輩的普通人，在說話的時候，你就是正正當當的說出來，不要嘻皮笑臉，這就是出辭氣。出辭氣就是這裏的安定辭，這就是言語上合乎禮。這樣一比照的來研讀的話，你就知道曾子講這三句話，就是把〈曲禮〉裏面講的三種，身、口、意這三種都是要合乎禮，這三種非常重要。

我們知道孔夫子講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游於藝。」游於藝這個藝，六藝開頭就是禮。禮是講到本質上要恭敬人家，一切都要讓人家。恭敬人家、讓人家

就是叫自己的傲慢心不要有，自己貪圖世間的名利心不要有，凡有這個心，都把它打消掉。能夠尊敬他人、讓他人，就佛法來講，就是破除我執、破除法執。這個禮讓、恭敬，曾子在這裏就是講三種事情：動容貌、正顏色、出辭氣，身、口、意三業，在三業上面這樣脩養。因此，曾子雖然對孟敬子講的，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人學儒、學道的話，也必須這麼學，這就是學禮。學禮學到最高境界，他就是由禮能夠成就聖人。

就文法上面來看，按照鄭康成的注解，這三句話，比如說，動容貌是君子所貴乎道，斯遠暴慢矣，它是效果，你能夠動容貌，注重容貌，效果就顯出來，那就是人家不敢對你有任何暴慢，眼前的效果馬上就顯出來。正顏色，你所貴乎這個道，斯近信矣，你所得的效果，人家對於你所一切一切的表現，他都信賴你。出辭氣，在言語上能夠這樣注重的話，那你說出的話，人家都不會違背。因為你這個言語都是正當的，對一切人都是善意，都有好處。斯遠鄙倍矣，那是得的效果，這是眼前的效果。

大家無論是學佛，無論是學儒，因果一定要明瞭，這個三句你這樣脩的時候，除了眼前的這個效果以外，深遠的果，那不得了。深遠的果，所得到的話，那就能夠出世間法。出世間法那個道就是解決生死問題，成就聖人，都在這裏。其餘的籩豆之事，都是禮，那些禮當然也重要，可是你能夠把握住這三個重要點，其餘自然，你行就不會錯誤。雖然這說有司存在，有司那裏有主管的，有專門管理這些人員，他們知道。你就是自己或者問他們，或者不問他們，你把握以上這三個原則，你也明瞭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。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，嘗從事於斯矣。

翻到三百三十四頁。「曾子曰」，這一章是曾子講的。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」，這兩句是雙方面的。能是才能，自己有才能，要問那些沒有才能的人。以多問於寡，多是多見多聞，他這個見識很多。可是見識雖然很多，他就肯向那些見識不多的人，不多就寡，他能夠虛心的請問他。這兩句是一個動辭，動辭就是兩方面的。這個能是有才能的人，多是有多見聞的人，這是自己。對方是不能，不能是沒有什麼才能的人；寡是對方見識不多的人；這兩句有個對象，是雙方面的。

「有若無，實若虛。」有若無，實若虛是單方面的。自己有學問、道德，卻自己好像若無，表現出來，自己不認為自己有很多的學問，若無。實若虛，實是道德、學問很充實、實實在在的，不是假的，可是若虛。若虛，這個虛字並不是說空空洞洞的，不是虛無的意思，而是對那個實來講，不夠充實。比如說，他飽讀詩書了，他自己卻很謙虛表示，沒有啊，沒有學到什麼，但是並不是完全沒有學，若虛是有

學的，自己謙虛，感覺得不夠那麼多。這兩句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是一個靜態的。為什麼是靜態、單方面的，因只就他本人所具有的，而顯出來是無，具有實在是很充實的，而自己卻很謙虛不表現出來，完全是一個靜態的，是個靜辭。

「犯而不校」，犯是別人侵犯他，對他沒有禮貌，或者對他有什麼權利來侵犯他，而不校，這個校當報復講，而他不去報復人家。一般人說，你為什麼來侵犯我，我最低限度要維護我的這個名譽、或者權利，我應該要報復對方，而他卻不要報復，不校是不報復。這一句話是由彼到自己、到此，由彼到此是犯，他來侵犯我；由此到彼是校，一般人是一定報復，而他是不校，對他人不去報復人家。這是彼此對待的一個關係。不過，犯而不校，就一般講，就說人對他不禮貌的話，侮辱他，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，一個人必然是自己侮辱自己，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格，然後人才侮辱他。但是這裏講犯而不校，不是自己，沒有自侮的意思。或者是在世間，他在世間要跟人家爭名奪利，人家才跟他爭奪、才侵犯他。他本身沒有跟人家爭名奪利，人家來侵犯他，在這裏講犯而不校就是這個意思，他沒有自侮，也沒有跟人家

爭奪任何事情，而有人家來侵犯他，被侵犯而不報復，這就了不得了。

所以有這三條，指的是誰呢，曾子說，「昔者吾友」，過去我的朋友。友是什麼呢，共同跟一個老師學的同學，同學為朋，在這個老師之下作為同學的話，那是叫朋；還進一步的，除了同學以外，還有志同道合，同志的，同志為友。所以古人講，同門，同門就是同一個師門，同門為朋，同志為友。所以這個友，曾子說：昔者吾友。曾子跟孔夫子學，那麼跟孔子學的其他同學，其他同學又跟曾子志同道合的，都是有志願學道，這樣的人就叫友。這是誰呢，沒有提出名字來，他「嘗從事於斯矣」。嘗從事於斯矣，於斯，斯當此字講，此就指的上面所講的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這兩句雙方面的、對待的，這是一個互動的這個動辭。有若無，實若虛，有無實虛兩對、各有一對，這是單方面的一種靜辭，就個人來講。犯而不校，有對方，有對方指的是人家來侵犯他，他不報復人家。這個三者，過去我的朋友，嘗從事於斯矣，就是作到了這三樁事情。

這個吾友，昔者吾友，根據後來注解的人研究，曾子指對方這個吾友指的就是

顏回，因為曾子在講這話的時候，顏回已經不在世了，所以講昔者。而所講的內容，也跟顏回很相符合，所以在這裏是指的顏回，大致是不錯的。

這幾條都是很難能可貴，我們仔細的把這幾條自己研究之後，經文一講就明白了，那很容易懂。《論語》每一章經文，都是教我們照經文所講的道理去脩行的。一講到脩行的話，那我們就感覺這個很不容易。我們一般念書念得很多，你不管是在學校裏面書念得多，或者是在學校以外，自己平常念的書很多，都感覺到自己的才能多了，要問那個不能的人，感覺得不好意思問對方，一般人都有這種心理。顏子是跟孔子學的，顏子就是學孔夫子，孔夫子就是這樣。比如說，前面講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在太廟裏面，那些管理人員、演禮的人員，怎麼比得上孔夫子呢。孔夫子的才能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他到孔廟裏面看見那些，祭祀所用的那些祭器，以及各種的禮儀，他都問，問那些辦事人員，這就是以能問於不能。再說，以多問於寡，孔子他曾經學琴，學琴跟師襄來學的，師襄懂的音樂當然也不少；但是對於音樂的原理，師襄怎麼能比得上孔子，孔子還跟師襄學琴。這還不算，連項橐只有六、七

歲的一個小孩子，他就是問項橐，還拜項橐為師，這是以多問於寡。所以顏回跟孔子學，這上面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就是從孔子那裏學來的，其餘不必多舉了。

我們要把這幾條仔細的來了解之後，自己在這上面脩養自己，在今日之下，那我們大家就算是好學之士了。所謂好學之士，就是特別指的在脩行這一方面，要很實實在在的，根據經文所講這個道理去學、去行，這才是學習。果然這樣的學習，顏回是了不起的大賢人，庶幾，幾乎，差一點點就到了孔子聖人地位了。我們這樣學，就能夠到達聖賢的境界。這樣學好處在那裏，開始，你要學的話，辦得到辦不到呢，辦得到，只要明白這個道理，按照這個道理去行，一定能夠成為聖賢，容易得很，自己要肯學的話，進步非常快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曾子曰：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，而不可奪也；君子人與。君子人也。

三百三十六頁，這還是曾子說的。先講這個託孤，託孤是什麼呢，古時候國君、天子他本人要去世了，在這之前，他繼承君位的太子，年紀沒有成年，沒有成年的人，拿古時候來講，六尺之孤，父親死了，那個兒子叫作孤子。這個孤子、沒有成年的人，以他的身高、六尺，但是這個六尺，我們要了解，我們現在的尺寸跟古時候的尺寸不同，古時候尺比現在小，古時候叫五尺之童，五尺還是一個很矮的童子。六尺，只要沒有滿二十歲，還算是童子，是六尺。「可以託六尺之孤」，在一個君主，他自己知道快要離開人世，他的兒子還是一個年紀幼小，大概在十五歲，十五歲以下還算是童子，就叫作六尺之孤。這個時候，這君主託孤，託是寄託、拜託，拜託給誰呢，拜託可靠的這個大臣，把這個六尺之孤，託給朝廷裏的大臣子，請他輔導這個六尺之孤，來治理天下。

「可以寄百里之命」，寄也是託的意思，一百里這是對於諸侯來講的，封建時

代，天子封建一個諸侯、一個國君的話，大概是方圓一百里之內的，叫百里侯，諸侯封的疆域，他的國家是一百里。一個國君，在封建時代，一個國君是百里侯，他要在去世之前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。命是國家發布的政治命令，寄百里之命就是託孤的時候，同時也要寄命，就是把國家大事，也要拜託這一個大臣子，幫助這個孤子來代理發布國家的命令，寄百里之命。

受了這個託孤，也受了寄託百里之命，那麼接受了以後，怎麼樣呢，「臨大節，而不可奪也」，就是他對於這個大的關節，所謂大的關節是什麼呢，在國家遭遇到最嚴重危險的時候，甚至於他受託的這個六尺之孤，在遭遇到生命危險的時候，你這個接受託孤的人，這就是大節的節了，不可奪，你要盡上自己一切的能力，保護這個孤君，保護這個六尺之孤。不可奪，所謂不可奪是什麼呢，包括的很多，像孟子講的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」人家用武力來讓受託的這個大臣，他不可以奪，不可奪這個保護幼弱的六尺之孤，不能奪保護幼孤的這個志向，他的志向，既然受託了，他要盡上全力來保護這個六尺之孤。要想他改變這個志向，

不可奪。

這個到後來，比如說，在三國時代諸葛亮受劉備的託孤。劉備在知道自己要離開人世了，他就把他的兒子託給諸葛亮，諸葛亮受託之後，那就是在那個《出師表》裏面講的多麼清楚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他要盡上責任，一直要保護到底，這是講託孤的事情。曾子說，能夠臨大節，而不可奪，受了託孤之後，有這樣的志不可奪的人，這是「君子人與」，這個人是君子嗎。最後一句，「君子人也」，是肯定，這一定是君子。

這裏要知道，託孤的人，就是快離開人世的這個君主，他要有眼光，就像劉備他認得諸葛亮，能夠值得託付給他，這要靠智慧，不靠智慧的話，託孤要把這個孤兒託給王莽，那就不得了，別說是還沒死，君主還在世的時候，他就要篡位了，這個要靠眼光。這裏雖然講的託孤，我們在世間辦事的話，你要找一個志同道合的共事，也要靠自己認清楚對方。脩道是脩道，辦事是辦事，脩道固然是很難，辦事也不容易。辦事，你認人認錯了，你那個事情一定是辦不成功的。這個團體裏面十個

人，只要有一個小人的話，他就可以把你這個團體，九個人都是君子，把你這個九個君子共同辦的事，就把你的事情破壞掉，所以這好不容易的。

○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。

再看三三七頁。曾子說，「士」是讀書人，古時候分成四種、四民，士、農、工、商。士就是讀書人，農是農業，工商。士與農工商不同的地方，他讀書讀好了，將來就要從事政治。從事政治就是為他的國家，以至於為天下人來辦事情。這個士，讀書讀好了，你作一個國君的臣子，在國君朝廷裏面，就為全國人來辦事情，在天子的朝廷裏面，那就幫天子來治理天下，因此「不可以不弘毅」。弘當大字講，這個包咸的注解，古人講包注，弘當大字講。毅是強有力的，而能有決斷的這種力量，叫作毅力。毅力包括他能夠很強，而又能夠決斷，這是毅。一個讀書人，他在讀書的時候，就要有弘大的、強有力的這種毅力。弘大到什麼程度呢，《周易》裏面講乾坤兩卦，坤卦「含弘光大」，大地可以承載一切，這叫弘大。毅，包咸注解就是強而能斷，那就是乾卦裏面講的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就是效法天道剛健運行的那個強健，天道強健的在春夏秋冬循環不斷的來運行，它沒有停止，一直永

久在那裏運行。君子以自強不息，這是孔子講的，學君子就是，讀書人就要效法天行健自強不息，永久不會休息的。士不可以不弘毅，就要效法坤卦所指的大地那樣含弘光大，要法天道的那種強健的、自強不息。這是一個讀書人，一開始讀書的時候，老師就要教他，心胸要這麼廣大。

「任重而道遠」，為什麼要弘毅呢，要有這樣大的心量呢，因為他將來從事政治的時候，任務非常重，而道路也非常遠。士不可以不弘毅，弘毅兩個字是這一章經裏面一個綱領，一個總綱，任重而道遠是講它的用，將來要用出來，在政治上發出用的話，他的任務那麼重，他的道也那麼遠。

如何重，道又怎麼樣遠，下面又解釋了。「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。」從事政治治理天下，治理天下要幫助君主實行仁政。實行仁政，你不去幫助君主辦政治則已，既然到君主那裏幫助君主辦政治，就要實行仁政，就是把它當作自己的任務，也是自己的一個責任，實行仁政就是自己的責任，這個責任不亦重乎，這是很重大。國君在政策上不合乎仁政的話，你作他的臣子，你就要諫勸國君，這個任務很重大。

「死而後已」，這樣的以仁為己任，從事政治，從事到什麼時候，死而後已，一直到老死為止，「不亦遠乎」，這是不是遠呢。各位要問，你作了臣子，你不退休嗎，不錯，現在人到了一定年齡就要退休了，在古時候也有退休的，既然有退休的話，怎麼叫死而後已呢。古時雖然退休了，退休之後，國家有大事情，君主還要問退休的老臣，他還要問他。這個老臣雖然退休，他還要關心國家大事，有必要的時候，還要上朝的。他時時刻刻心裏還存著國家的事情，還放不下，這叫死而後已。

這一點，我們今日之下，一般當公務人員，一般競選的政務官，都應該要好好讀這一章書。既然有這個志願來從事政治，從事政治就是要實行仁政，把一切的好處都要給老百姓。不是為自己職位有多高，薪水有多少，不是，不講這個，純粹就是為民眾利益來作事情。現在雖然無論政務官也好，事務官、公務員也好，退休之後還有退休俸。雖然還有退休俸，你對於國家事情你不能不關心。為什麼要這麼作呢，孔夫子的政治學跟現代人不同，孔夫子他跟他的弟子講，女為君子儒，毋為小人儒。君子儒是什麼呢，一邊自己脩道，也一邊教化天下人，自己脩道怎麼脩法，

一切的名利都不要，自己私人的這些通通都不要，全部的捨己為人，這是自脩的工夫。捨己為人怎麼樣呢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有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這些煩惱，捨得愈多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就是斷得愈多，斷乾淨了，就成就聖人。就佛法來講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無明這些斷乾淨就成佛了。這是自己要把這些斷乾淨的話，不是自己在家裏入定了，自己在那脩定功，光脩定功不夠的。必須要教化他人，那就是君子儒。君子儒是成己成物，成就自己也要成就一切人。就佛法來講，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就是一方面自脩，一方面教育眾生，自行化他。

孔夫子的學問就是這樣，教育就是這樣。曾子是孔子的大弟子，所以他講這個道理，就教我們自行化他。要教化他人的話，就是要弘毅。弘毅，知道是任重道遠的，任重就是一定要實行仁政，道遠是一直到老死，到死為止，這才真正是脩道，這是君子儒，君子儒才能成為聖人。不是君子儒，學小人儒，只要我自己好，獨善其身，那當然也可以，但是那個影響不大，不能成就聖人的。這是孔夫子的政治學，曾子跟孔子學的，就是這樣學法。

○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

現在請各位找到三百三十八頁。這一章是孔夫子說的。我們先看看《集解》，《集解》包咸講，「興，起也」，興起。「脩身當先學詩」，就是說以詩作開頭，講脩身一定要先學詩。「禮所以立身」。我們學作人之道，這個身分，人的身分要站得住，我們頂天立地，就要學禮，叫立身。「樂所以成性」，學音樂能夠成性，講到最圓滿的這個境界，它能夠把詩、禮融會起來，成就聖人的這個性德，成性。現在我們研究，古人注解也很多，我們根據雪廬老人過去講的，我們這樣子來研究。為什麼開始就講「興於詩」，這個要追究到國家，國君就是治理一個國，天子是治理天下的，無論天子、是諸侯，你辦政治，民生問題很重要，民生的衣食住行、生活條件，你這個政治要解決，要幫助所有的民眾，衣食住行都能維持得很好，不要缺乏，這是第一個條件要作到。再呢，同時就要實行教育。這兩大重點，一個是民生，一個是教育。民生是維持民眾的這個身體、生命的存在，教育是要開發人人本有的性德，要明心見性。

這一章經是講教育問題，孔夫子的教育，這種教育哲學，以人為本，叫人本教育。人本教育首先要學作人，比如說，古時候在私塾裏讀書，一個兒童開始讀書的時候，讀什麼書呢，《三字經》。《三字經》一開頭就講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」人之初，開頭就教兒童學人、學作人。學作人從那裏學起呢，要學自己的本性，開發自己本性。開發自己本性，跟兒童講，兒童懂得嗎，不懂。這個善法、一切有利於人的那些善事情，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。本性起的作用都是善的。教兒童先學作好事情，作善事。善事作圓滿了，就能明心見性。

這裏講一個教育原理的問題，教育原理從兒童一直到成年，甚至於到老年，都要教人學開發自己本性。本性是體、如如不動的，是靜態的體在那裏，哲學講的本體。本體要起作用，本體是不動的，就佛法來講如如不動，那就是我們人人都有這個本性、真如本性。只有如如不動，那個不行，要起作用。聖人到世間來，到世間來，他是動，他都是來教化眾生、來度化眾生，度化眾生就要動。這個動，一般人這個動就是情了，本性是靜態的，一動就是情，就是動態。情、動態，有善有惡，

一動就要起作用，作用之中有善有惡。聖人這個動，他也是情，他的情是純善的，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，他是仁慈的，就佛法來講，他是慈悲，慈悲就是行菩薩道的覺有情，他是有情的一個菩薩。不過他是覺的慈悲，他的覺悟純粹是利他的，這是完全善的。

我們普通人沒有到那個程度，雖然我們有本性，本性善惡都談不到，這是不思善不思惡，這是慧能大師講的。講善講惡就是用上面講的。但是我們普通人，本性一動的話，就變成情。而這個情，我們沒到聖人地位，我們這個情有善有惡。有善有惡的時候，心理就是亂糟糟的，就是雜亂心，有時候想著善事，我應該作一點善事，利益天下人；有時一想，這個善事作不好，我自己還是為自己吧。一想到為自己，那好了，名利心就起來了。是普通凡夫眾生，心理是雜亂的。聖人教化人，就要把凡夫這個情、雜亂的情緒，用一個方法，讓它能夠定得住。定在那呢，定於一，定在一個目標上，就是定在一個志向上面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就知道，《書經》裏面〈虞書〉、就是虞舜，舜帝就講：「詩言

志」。詩是什麼呢，詩就是把自己心裏的志向，用文字表現出來，這叫言志。言志這個志就是志向，存在心裏有一定的目標。我們普通人就把這個情，情有善有惡的，發出來有喜怒哀樂這些情緒，修道就把這些情緒定在一個志向上面。詩講的，在所謂之志，發言謂之詩，存在心裏就是志向，一發出言語文字出來，寫出來這個文字，就叫作詩，因此舜帝講詩是言志的。既是詩是言志的話，那個志向純善的，沒有一切惡。所以我們學詩，就是把這個雜亂心收起來，存在心裏有一定的志向，這個志向就是孔子在《論語》裏面講「志於道」，志向在道上面。志於道在本體上來講是靜態的、如如不動的。從志於道、從這起作用的話，那就要使這個志發出來的作用，純粹是善，而沒有一點是惡事情。

因此我們在欣賞古人的詩，自己要作詩的時候，那就知道，詩既然是言志，不能講那些引導人家學造惡業的事情，那類詩不可以作。所以作詩就是須要引人向善，詩的文字要溫柔敦厚，你的詩作出來，教人學，就要學這個溫柔敦厚。學溫柔敦厚的話，就是人人學厚道，這才是一步步的向道上面來學。

所以這裏講「興於詩」，興於詩就是說志向存在心裏面，興就是起、發出來，興於詩，用文字把心裏的志向發出來，一發出來就是純善的，教人家學著厚道。學厚道怎麼學法子呢，《中庸》裏面講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喜怒哀樂未發在這個中，存在心裏面，那就是志，就是志向。

一個普通人，你說他不動喜怒哀樂是辦不到的。喜怒哀樂是簡單講四種情緒，稍微多一點的話，就是七種情緒：喜怒哀懼愛惡欲，《三字經》裏面講，「曰喜怒，曰哀懼，愛惡欲」，一共有七種情，簡單講是喜怒哀樂，這些喜怒哀樂起來就是煩惱，不起來存在心裏面叫作中，中是什麼呢，那個志向在那裏，雖然有喜怒哀樂沒有發作的話，那是煩惱伏在那裏，就我們普通人來講，我們任何人都有煩惱，不是這一生，多生多劫以來，我們的喜怒哀樂煩惱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這些煩惱，有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才發出喜怒哀樂，我們多生多劫以來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那個一層一層的加得厚的不得了。這種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好像是種子，沒有發出來就是種子在那裏，我們不讓它發出來，只是種子在那裏不起作用。要發出來，那就

是有善有惡的。有善有惡發而皆中節，就合乎一定的度數，一定的節制，叫作和。能夠中節就是把已經發出的煩惱，讓它伏得下去、伏住，不要再繼續發了，所以我們學詩要懂得這個道理。詩，發言謂之詩，很多詩人作詩的時候，有表現喜怒哀樂的，可是呢，他有一定的節制，有溫柔敦厚的節制，這就是教人家伏得住煩惱，伏得住煩惱就是和，然後進一步讓種子在那裏不起現行，這就是伏惑的一個工夫。

作詩懂得這個原理，我們作出來的詩，讓人家一讀，就是讓人家煩惱伏下去了。我們自己作詩的時候，在作出這個詩也是一方面作，一方面自己也伏得住煩惱。煩惱伏得住，然後進一步長期的把煩惱種子斷除了，那就是證到自己的本性，證果了，所以詩的作用這麼大。

興於詩就是我們中國講的教育，中國是個禮樂之邦。在這裏講興於詩，先開始學詩。詩要表達人的喜怒哀樂這種情緒的時候，要用禮，「立於禮」，要用禮來節制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情發出來的時候，有喜怒哀樂，有煩惱，止乎禮，用這個禮，把發出來的情，讓它止住在一定的範圍之內，不要傷害自己，也不要傷害別人。

怎麼樣才會傷害自己呢，古時候也有，現在也有。有些老年人，遇到最喜歡的事情，哈哈一笑，一笑之下，好了，完了，一笑就笑死了，這是喜得過分，自己害自己。哀傷也是如此，哀傷到極處也是送命的，這是就自己來講，不能過分。對別人來講，自己知道，能夠控制住自己喜怒哀樂的話。當自己對對方準備憤怒，這個心要起來的時候就知道，對於對方那個人，你怎麼這樣不好，起了憤恨、恨對方，發出怒氣出來，心裏一動，還沒有表現出來就察覺。人的情緒最先是動念頭，念頭一動繼續再動的時候，或者是用言語，或者用面部的顏色，你跟人家談話的時候，你對對方的話，要發怒了，心念一起來，念頭一動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就自己把這個念頭克服下去，不讓它繼續動。這個念頭繼續起來的話，說話的聲音就變了調子，不正常，跟對方講話，這個憤怒的語氣，別人一聽就聽到了，聽到，你就跟人家結了怨。或者是還沒到用言語表達出來，面色一變更，對方也看出來了，那就是兩人之間，自己也受害，讓別人也受害，大家都起了煩惱。自己起煩惱，自己受害；讓對方起煩惱，對方受害。所以要致中和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我們學詩就是要致中和，念頭起來，無論喜怒哀樂，念頭一起就能止於禮。禮

就是不要讓自己受傷害，也更不可以讓他人受傷害，這就是詩的溫柔敦厚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這就立於禮了。

還要「成於樂」，樂是什麼，樂是詩的音聲，詩是樂的一種文辭，詩本身就是
一個文藝，文章的藝術，用樂來配合起來，更是把這個藝術來提昇它的境界，音樂
它是配合詩的溫柔敦厚，用禮在那裏讓它不起煩惱。詩、禮、樂整體的融合在一起，
整體的藝術，這種藝術你看看，自己作也好，作出來人家欣賞也好，一邊欣賞這種
完美的藝術，一方面就在欣賞這個藝術之中來學道，你看看中國的學術，你到世界
上找，那裏找到像這樣的學術思想，它就在一種完全欣賞藝術之中，在那學道。

可以拿來比的話，當然極樂世界那境界高得很，我們可以拿極樂世界想像，極
樂世界裏面那就是詩的世界，是音樂的世界，是禮的世界。一到極樂世界，你看看，
有眾鳥演法，各種珍貴的鳥在那說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鳥叫的聲音，
聲音裏面就演那種法。進一步的用寶樹、微風在那吹動，就好像多少的音樂在那裏
合奏。眾鳥還是有情的眾生，風與寶樹是自然界無情的萬物，藉著音樂藝術，就能

在那之中成佛，藉著那種藝術把人家煩惱、無明，一層一層把它破除掉，極樂世界就是這樣，純粹是藝術的世界。我們的中國文化，你看孔夫子講的這個，跟那個相似，不能說是完全像那樣的，完全像那樣，那我們何必還要生到極樂世界呢，但是可以跟它相似的。

所以這三句話，就是讓我們了解，孔夫子的教育，就是一種純粹用音樂、用藝術，詩、禮整個的融會起來教我們學道，你看，這樣學起來，多麼愉快、輕鬆，不嚴肅，它是自然的。禮是什麼呢，禮看起來，好像嚴肅。〈樂記〉裏面講，禮是天地的秩序，禮也是自然的秩序。我們學定、學一心不亂，念佛要求得一心不亂，也就是從禮上面學天地自然的秩序，天地自然的秩序，就是從我們本性裏面出來的。再加詩、樂，這樣美化起來，你看這種教育想想看，那裏的教育能夠跟這相比。這種教育既是根本的教育，又是藝術的教育，一直教我們學到成聖人、成佛。

所以這一章孔子講的，凡是在孔門之中，求學的人都要這樣學，我們學《論語》、學聖人，也必須這樣學，我們待人接物，一切就是要依這三句話，自己脩養，待人

接物也要按照這三句話，來跟人家相處，說話要講究說話的藝術，不要出口就傷人家，這就是詩溫柔敦厚的地方，果然這麼作，我們在世間、在有生之年，不會跟任何人結怨，都是跟任何人結了好的法緣，這是了不得的事情。

○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

請看三百四十一頁。這一章經古人讀起來沒有問題，現代人讀起來，就起了很多誤解，認為現在是民主自由的時代了，講民主，國家一切的事情，都要讓老百姓知道。孔夫子講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恐怕不合乎現代的民主思想了，很多人有這種批評。

實際上你看看，這一章書接著前面那一章。前面那一章，詩、禮、樂這三種學問，想想看，詩是好又再好，好到沒有程度的、無止境的，禮既然是天地的秩序，而這個秩序是從本性上起的作用、出現來的，這個學問也是沒有止境的。音樂更是如此，音樂是從本性起來的音聲。所以無論是詩、是禮、是樂，一般人能夠知道嗎。知道雖知道，要知道到最究竟的話，人人都辦不到。

就禮樂來講，古時候講禮樂，一定是要天子，有這個天子的位，作天子的人，這還不算，還要有聖人的道德脩養，有聖人道德脩養叫作德，有天子的這個職位叫作位，是有德有位的人，就是有聖人之德，有天子之位的人，他才能夠制禮作樂。

沒有天子之位，有聖人之德，也不能夠制禮作樂，你制禮作樂，你制出來、作出來，你不用天子政權的力量，推行不出去，你作出來沒用。而且在古時講，你不是天子，你有聖人之德，你作出的禮樂，人家不聽你的。但是天子沒有聖人之德，你作那個禮樂出來，不行，那個禮樂，你比如說，夏桀王、殷紂王他們制的禮樂都是害人的，就等於現在國家這個憲法，那一個國家都有它的憲法。憲法嚴格說起來，就是有德有位的人。國家要聘請專業的、有道德的人來制定憲法。制定憲法出來，還要國家的領袖來發布命令，憲法才能成就這個法。古時的禮樂就是這樣，為什麼這樣呢，你要叫一般人都了解禮的原理原則，樂，你要叫一般人知道音樂它的原理原則，它的功能作用，有誰能知道。

過去雪公就說個比喻，我們人生了病，你找一位高明的醫師，醫師先把你的病診斷了，診斷是什麼病，就開那個藥方子，這個病人你照醫師開這個藥方，吃藥就好了。假如你必得要問問醫師，你跟我開這個藥，藥性是如何，我這個病是怎麼得的，這個藥性如何，需研究好久才能明白的。再研究生病的原因，等到醫師把這個

藥性、配的藥味、藥方，再解釋病情從什麼發的講清楚，好了，那個病嚴重到不可治了。不如不必問這些，醫師開的藥，你就吃藥就好。吃藥雖然沒有懂得醫藥的原理，可是病治好了就行。

在這裏就是講，「民可使由之」，禮、樂、詩這種教育，古代那個明君都知道，就要老百姓按照禮樂詩，照著這樣學就好。學什麼呢，在詩上面就是學溫柔敦厚，學著一個厚道。說話、作文不要苛薄，就是待人以厚。禮呢，發乎情，止乎禮，待人接物不要讓人起煩惱。音樂是懂得音樂的以和為貴，一切是講究和，待人和諧，這個人人作得到。

你一定要講詩的原理、詩的作法，禮是怎麼來的，音樂的功能，它的原理如何，你要叫一般人都知道，那學到什麼時候，別說普通人，就是書念得很多的人，學生也不見得能夠學好。不如叫他照這個脩行的方法來行就好，禮是教小孩子從兒童開始灑掃應對進退，守一定的秩序，一定秩序很重要，不必講高深的道理。你比如說在家裏教人家，古時候都是講，過去雪公常常講，大陸上那些教家裏的子弟，寫

四個字：動物歸原，家裏用的各種物品、用具，甚至於一根針、一根線也好，讀書認識那一本書，放在那裏一定的地方，你要用，拿來用，用過之後，你要放回原處，叫動物歸原。動物歸原小孩子可以學，任何人都可以學。一講到這個原理，它的功能大了，就這個效率來講，我們在家裏辦事情，你要用這個東西，用過之後要歸原，然後再用的時候，伸手就拿到了，不必到處找。如果不是動物歸原的話，用完之後隨便放，再用的時候，你到處找，等到找到的話，時間已經浪費多少了，這還是很淺近事物來講。

用在作人、脩養上面、脩道方面，我們念佛要得一心不亂，平常我們待人接物、作事情，要有一定的程序，必須心裏有定工夫，定工夫在那，就在平常處理家事的時分，養成心裏不亂。養成心裏不亂，長期養成，你這個雜亂心就沒有，無論一舉一動，心都是定的。心裏定了就能開智慧，然後才能明心見性。你看，就從這個小小的事情、叫動物歸原，人人可以作得到，可以使由之。

「不可使知之」，你要跟那個兒童、跟一般家人講，你動物歸原有好處，它的

原理在那裏，可以明心見性的，可以得一心三昧的，那好了，你講得愈多，他也愈聽不明白，不如就是簡簡單單的教他這麼作。

所以這一章經，按照一般講法，要講，把這個學理講清楚。但是特殊的就不講學理，就從工夫上、從行為上來脩養，這是特殊法門。老師過去講，佛法普通叫信、解、行、證，脩念佛的特別法門，就講信、願、行，不必講解，那是特別法門。這裏是儒家孔子講的，也是儒家的特別法門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好勇疾貧，亂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

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三百四十三頁。這一章分成兩段。先看第一段。「好勇疾貧」，是指這個人他好勇，勇是勇敢，作甚麼事情他都比別人敢作，一切都勇敢的；疾貧，貧是沒有財富，疾這裏當患字講，或是當憎惡的惡字講，對於貧困的時候，他很憎惡，這種人「亂也」，因為他是疾貧，貧窮是一般人都沒有什麼好感，誰願意自己貧窮呢。所以在《里仁》篇裏面講：「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」，貧賤是人所惡的。雖然是人所惡，要看什麼人了，比如說一個脩道的人，他遇到貧困的時候，他知道這個道理，他能夠貧就是安貧，君子安貧，他能夠安住在貧困上面。與君子相反的小人，那就不是了，小人窮斯濫矣，小人貧窮的時候，那就亂了，那些違背道德的事情，甚至於違法的事情，他都會作了。

好勇，這個人就不是平常的人，平常的人行為自己不會有怎麼過分的，好勇，他的行為往往比平常人作得很過分，再加上疾貧，這就亂了。這是先要了解好勇疾貧的人，他往往就是亂。亂，是一方面自己控制不住，再不就是擾亂他人，像犯罪

的事情，這叫亂。

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人而不仁，這指好勇疾貧的人，他這個好勇疾貧的人，他不仁，不仁是什麼呢，又好勇又疾貧，這就不是仁人，不是有仁德的人。一個有仁德的人，他就是君子，他一定能夠安守貧窮。他不能夠安守貧窮，就是不仁的人，這種不仁的人，他本人往往就會亂，作一些危害他人的事情。可是疾之已甚，疾是別人，別人對於這個不仁的人疾之，之就是指的那個不仁的人，疾這個主詞就是憎惡不仁的人，他這個人已經是不仁了，他是好勇疾貧，你再疾他，疾是什麼，疾在這裏當作憎惡講，憎惡就把他當作一個惡人看待。已甚，已甚不但普通的、一般人講嫉惡如仇，把他當作仇人看，叫作已甚，已甚是太甚、過分了。亂也，這個亂也，他本來就容易亂的，你再這樣來疾惡他，那麼他更加亂了。

孔子講這章、這個道理，就是遇到這樣的人，我們怎麼樣對待他。那就是說，看見這種人，他很容易犯罪、很容易作亂，既然這樣的話，我們看待這種人，不要再給他刺激了，再給他刺激，他馬上就亂；本來他有亂的傾向，這種人你再疾之已

甚，一看見他就憎惡他，那好了，反正大家都這樣憎惡他，他不如就亂了。因此，孔子的意思是對於這種人，要好好的感化他，感化他還可以把好勇疾貧的那種犯罪傾向，可以把他教化過來，這一條很重要。

孔子教我們學道、學聖人，我們待人接物，對待一切人都要拿寬容的心，與他們相處。既然對於一般人都要寬容了，而對於這樣好勇疾貧的人，更要考慮這種人，首先要讓他感化，這種人感化不過來，甚至於給他憎惡得過分了，讓他一受刺激，他立刻就作亂，而且亂起來，必然是危害社會人羣的。那麼這樣一想，我們對於這種人，要比平常人，更要用寬容的心、用教化的心，來把他感化過來，把這種人感化過來，社會人羣就少了一個犯罪、作亂的人，孔夫子講這一章經是這個用意。

研究這一章，就我們個人遇到這種人，尤其是在這個時代，我們讀了這一章很有用的，在這個時代，各位想想看：國內國外那個不是好勇疾貧，因為現在全世界都講功利主義，都講怎麼樣發財，既是講功利主義，要講發財的話，只要有機會，冒險他也在所不惜的，怎麼樣冒險，他要好勇，他也是勇敢的去作，這就是好勇疾

貧的人，這個是很普遍的。我們對於這種人，你要疾之太甚的話，那你所遇到的這些人，你都要疾，疾不了那麼多。疾不了那麼多，那不如一想這個道理，我們用寬容的心與他們相處，他們講功利主義，我們不講；他們講怎麼樣發財，我們不講。比如說，我們現在到書店裏看，一般書店裏面，除了有歷史性的大書店以外，一般的書店裏面，你看看現在書籍賣的是怎麼樣計算發財，這些書籍很多，儒家的這些經典，恐怕在一般的書店，不大容易找到。就表示現在這個時代，大家所求的都是要富貴。最低限度，我們讀了這一章經書，我們自己不要跟時代所流行的那種作法，我們不要跟著學。第一步，我們不要跟那些人來學，再進一步，我們能夠用寬容的心來看待他們，這是我們學這一章經要注意的地方。

果然我們有這樣的認識，體驗聖人講這一章經的意思，我們長期的這樣待人接物，對待一般人，那可以這樣說，各位自己你試驗過，過一段時間，你自己發現，你在脩道方面，你就進步很快。脩道是什麼，脩道就在這些地方來用工夫，學了這一章，自己就照這樣來練習，你這樣練習就是學聖人。

○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現在看三百四十四頁。周公是周文王的兒子，先幫助武王伐紂，武王伐紂成功以後，他又在天子朝廷裏面，幫助周天子治理天下，幫助武王的兒子、周成王來治天下。治天下是先要制禮作樂，周公是聖人，他的道德是孔夫子最敬佩的。

這裏講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」，周公道德那是最圓滿的，才藝也是，那是沒話說，多才多藝。因此孔子說，如有，假如有周公那種才能，美是那個才藝非常完美。又有才能，辦事情辦得非常的妥善，這叫美。注意這一句話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如有是假設一個人，這個人像有周公那樣的才能，辦事情那樣完美。「使驕且吝」，使是假使，假使這個人他驕傲又吝嗇，「其餘不足觀也已」，一個人要沾上驕傲，驕傲，自己感覺自己學問了不得了，天下人都比不上他，自己一切都感覺得一種優越感，比任何人都要高明，這就是驕傲，看不起他人。吝嗇是什麼呢，自己所有的，不願意給別人，財富當然說不願意救濟別人；就是自己的學問、才能也吝惜不肯來告訴別人，叫吝。像這樣的人又驕傲又吝嗇，其餘的話，不足觀也，那談不上了，

沒什麼好觀、來看他，一個人沾著有驕有吝的話，這完了，其他一切就算有什麼長處，也不足以觀了。

這裏要注意，過去雪廬老人講這章經的時候，特別提示出來，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你看文字必得要先把這個看清楚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是講周公的才藝，他辦事的能力那麼樣完美，沒有講周公的道德。周公的道德，那誰能跟周公相比呢，但是，各位在另外的時間，你可以把朱子《四書集注》、朱子注解的《論語》，他自己把這章書，自己有解釋，也舉出他的老師、程子解釋。這章書，朱子跟程子的解釋，都是把周公的道德併在一起講。過去雪公講的，你無論講佛經、講儒家的經典，先要把經文的文字要看明白，講佛經要先消文，消文就是把文字解釋清楚，然後才釋義講經文所含的道理。

如果你把這一章經，開頭這一句經文看看，孔子只是講周公之才與美，沒有講周公的德。但是朱子在解釋的時候，一方面他自己解釋，又把他的老師、程子的解釋，把周公的道德跟才、美一起加起來解釋，這就錯了，這就讓人聽起來講不下去

了。為什麼呢，有周公那種道德，他怎麼會又驕又吝呢，決不會的。所以在這裏是講才、美這一方面。別說周公的道德，就是我們一般學道的人，也要把自己的驕傲心，要把它克服下去，雖然這驕傲一切眾生都有的，一切眾生都有的話，我們學道的人，就要把這個驕傲心能夠先要把它伏下去，然後要斷除驕傲心，才能學到聖人。

我們普通學道的人，對於這個驕字都要認識。吝嗇，吝就跟那個布施相反的，我們學道的人，一切都要布施出去，要施給人家，吝嗇就是不肯施給人家。普通學道的人都要這樣學，何況周公，假如有周公的道德，怎麼會還有驕與吝呢，周公是聖人，他的驕、吝早就沒有了。如果周公有驕有吝的話，不說別的話，周武王伐紂成功之後，沒有好久就死了，武王的兒子成王年紀小，周公代理天子。他一代天子，如果周公是像王莽一樣的，那好了，那就代下去，自己作了天子，周公不是如此。周公代理天子，一方面治理天下，一方面教育成王，把成王教好了，成王也成年，也長大了，再把天子位子交還給成王。這種道德你看看，就是無私無我，到了無我的境界，你說他還有驕嗎，驕、吝那些早就斷除掉了。

這一章我們老師過去就提示出來，開頭這一句就要把經文看明白，不能拿周公的道德來比喻，只能拿周公的才藝來比喻。

○子曰：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

下面看三百四十五頁。這個穀字，本來這是稻穀、五穀的穀，指吃的糧食，到後來的解釋，有人當善字講，善惡的善，穀當善字講。也當祿字講，古時候作官都有俸祿，所以當祿字講，這裏就是採用當俸祿的祿字講。

孔子說，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」你求學、讀書，學了三年，不至於穀，學了三年這個心都在求學這上面，不在於求俸祿這上面。不易得也，像這樣的人很難得，不易得就是難得，難得有這樣的人。

為什麼呢，古時候讀書，士人這一個階層，古時候大致的分，一般人有四種，士、農、工、商，農人在農業方面是他的事業，工人在工藝方面，商人就是作生意，各有各的專業，讀書人、就是士人，士人先把書念好，念好了書以後，他就到政府裏面作官，在今日之下就是公務員，在古時候，到天子朝廷裏面，或者是國君的朝廷裏面作官。這個作官，就孔夫子的學術來講，讀書人他既不作農、工、商，一心讀書，將來就要從事政治，到政府裏面作官員，孔子講這個士人將來作官員，就是

幫助國君、幫助天子，來作治國平天下的事情。治國平天下就是讓天下人，都能得到你這個政治上，給他的那種好處，純粹是利益天下人，這是孔夫子的政治學。

既是這樣，你讀書人在開始讀書的時候，動機就要正，我讀書讀好了之後，將來我從事政治，不是為自己官作得愈大，俸祿愈多，心不在這上面。將來在政府裏面去作官員的時候，我純粹是為人服務的，無論在什麼位子，都是為國民、為天下人來造就福利，是這樣的。存著這樣的心，就叫不至於穀。

開始學，學了三年，學業也差不多了，學得也有了基礎。他的心思還不在乎俸祿，沒有想將來我書念得愈多，將來在政府裏去作事情，那個官的位子愈高，官位愈高俸祿愈多，這些想法沒有，通通沒有這個想法，叫不至於穀。像這樣的人，孔子講：不易得也。孔子為什麼說這樣呢、這章經意思，就是希望求學的人，在開始求學的時候，你就要正確的認識，你在求學的時候，不是為自己將來謀私人的利益，純粹將來是為天下人服務的，為天下人謀求福利的。

再問：為什麼要為天下人謀求福利，我讀書讀好了，我用我的能力來從事政治

作官，作官有一定的俸祿，我為什麼不可以呢，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想法呢。這就跟各位說，儒家的學問，孔夫子所講這些道理，處處都是指點我們從日用尋常，從求學到辦事，一個目標就是學作聖人。學作聖人就是，要自己生死問題能解決，要了生死，這就是學道。你學道從那裏開始學呢，當然我們作各行各業都可以學道，農、工、商那個行業都可以學道，但是政治有了政權的話，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權力，有公權力的話，那你藉著這樣，你所作的事情，天下人得到你所造的事情，給他們帶來的利益，那多得很。所以用政治的力量，來作為天下人謀福利的事業，也就是脩道的功德，脩道必須有這個功德，你才能來學道，才能談得上是學道，才能捨己為人，這個邏輯才能講得通。

要不然按照世間法來講，我念書，我將來在政府裏作官，或者是我競選當選了，我原來是投資投那麼多，我現在得一些俸祿，為什麼不應該呢，應該有的，世間法是這樣說的。你要講讀書讀得很多，然後作事情不要為自己，專門為他人，那就必須把這個學術思想，提高到出世法，這才講得通。你不這樣講的話，一般人問我為

什麼不要俸祿，我到政府裏作官的話，我在那個位子就得那種俸祿，這是應該的，我在求學的時候，我有這種想法也是應該、合理的。但是脩道，想為自己了生死、學聖人，那這個想法就不對，有了任何私心，就是與道相違背。

所以從這一方面來看，孔子每講任何一章經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從這方面來研究。這樣研究的話，那我們自己脩持就落實了。我們各位將來，比如說有機會你可以競選，你競選民意代表也好，競選政府的官員也好，那就跟一般人不同，跟一般人不同，你競選當選之後，你純粹為選民來服務，你這就是功德，這個功德就幫助你脩道，進步得非常快。回過頭來看，如果說是將來競選，我投資多少錢，將來我一定要收回來，而且一本萬利，收回來更多，那功德到那裏去了。所以孔子講這一章書，在讀書將來從事政治的時候，首先就要建立這樣正確的觀念。

○子曰：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

我們現在就從三百四十六頁這一章研讀。先講前這兩句，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」，好學這個好字是一個動詞，善道這個善字也是動詞。好學，一個人一定要好學的。善道，這個道、對於所學這個道一定要是善的，這個道就儒家來講的話，道一定是善的，善道。好學，孔夫子的弟子應該說人人都好學，但是孔夫子只讚美顏回是好學，為什麼呢。

顏回求的學問，跟脩行的工夫結合在一起。孔子曾經讚歎顏回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自己有作了些錯誤的事情，顏回真正說起來，沒作什麼很多的事情，也不會作錯誤的事情。那就是顏回心裏起了念頭，如果是違背這個道的話，這就不善了，未嘗不知，起了念頭不合乎道，他都知道。知之，未嘗復行也，一知道之後，馬上就改變念頭，不會再有的，這個叫好學。這一種好學就是脩道，所以顏回在道上面，距離孔子的聖人，幾乎可以到孔子那個聖人地位了，差一點點就到了。他為什麼有

這樣的成就呢，就是在乎他好學，不好學怎麼能夠得道呢。道，脩道能夠成就的話，就是從好學來的，所以篤信好學。

好學就是把所求的學問，都能來實行，解行合一。就儒家的學術來講：知行合一，即知即行。這還不算，要篤信。什麼叫篤信呢，生在這個時代，讀了《論語》，或是讀儒家其他的經典了，即知即行，我們學《論語》知道：學這個禮重要，禮就要讓人家，恭敬人家，現在我們這樣作，人家就說話了，這是什麼時代了，大家都在競爭的時候，你再讓人家、處處讓人家，你能夠適應這個時代嗎。你聽了這些話，你怎麼辦，你必須篤信，信得很實在，信得很深，很深的相信，這樣好學，我學禮、學樂，禮是要禮讓人家，樂是跟任何人都要和諧相處，我這就是脩道，我要學聖人，我要了生死，必須這樣學，決不是研究學問講講而已，而且行動上就是這樣配合、這樣作，不管人家怎麼講，你這樣作法不合乎時代要求了，不能夠適應時代了，那我們不聽，這些的話我們都不聽。我們只聽孔夫子的話，信孔夫子的話，篤信；好學才是真正學道，這一句是如此，對於好學要篤信的。

「守死善道」，善道，道是求道、學道，學道要會學善於求道。怎麼講善於求道呢，無論就儒學、就佛家的學問，都講什麼呢，講中道。儒家子思作的一本《中庸》，那講得非常完備了，要學中庸之道。我們一般人都是偏的很多，不是好勇，就是保守不肯作事情，這兩者都是偏了。要守中道，不但是一般人很少知道怎麼個脩法子，知道什麼樣是中道，這在今日之下了解的也不多。真正要學中道，那要好好的把《中庸》這部書，好好研讀一下。

善道就是學中庸之道，能夠學中道這就是善於脩道。善於脩這個中道，這是一定有成就的，假使別人說，你這樣脩吃虧了，什麼時代就隨著時代來學習，時代要學著人人都要競爭，你不跟人家競爭，人家專門是講功利，你不講，你守著中道，守中道也並不是不講功利，但所講的功利是為天下人謀利的，不是為私人謀利，這就是中道。人家提出反對，人人都是為私人的利益來奮鬥，跟人家競爭，你這樣放棄的話，你是為天下人，人家不相信，不相信儘管人家不相信，我們還是求中道。這個求中道，不管人家怎麼樣來看待我們，怎麼樣批評，我們要守住這個善道，不

要變更。守到什麼呢，守到死的時候，還不要變更，守死善道。大家果然有這樣守死善道的話，各位想想看，念佛要求往生，一定能成就，這叫守死善道。

我們在學儒學、學聖人的話，當然這一生不能夠成就聖人，只要這樣守死善道，不要變更，人身一定能夠保持住，這一生是人，下一輩還是人身，一生一生的來守死善道，最後一定能夠成就聖人。所以守死這個重要，始終不要變更這個善道。為什麼守死善道，這個道成就不容易的。儒家成聖人不容易，你想想看，學佛要成佛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。我們學聖人，聖人也就是成佛，那時間也是，這條道路是遙遠的，所以要守死善道，能夠這樣的話，一定能夠成就的。

下面兩句：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」你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，要有環境，環境不好，你要脩道，你好學，可能也不成就的。環境什麼最重要，要國泰民安，國家要太平，所以這裏講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危邦，危是危險，邦是國家。孔夫子那時是春秋時代，春秋時代上面是周天子，周天子下面有很多國家。春秋時代周天子的天子權力，已經很微弱了。這些大國家自己都很少聽從天子了，但是呢，到

後來危邦很多，亂邦也很多。危邦就是這個國家政治有危險，比如說這個國家國內，他有那些大臣子，這國君他本人不聽從天子的命令，但是這個因果報應很現實的，他國內的大臣，也不聽從他的命令，亂臣賊子很多，這個國內有了亂臣賊子在那裏，雖然還沒有作亂，但是危險，危機就在那裏，這叫危邦。亂邦呢，已經發生那種叛亂了。危邦比如說，拿齊國來講，齊國開始是有一個陳國的公子到齊國來，齊桓公重用他作大臣子，到後來這個陳公子一代一代的，到後來掌握了齊國的政權了。到後來叫作陳恆，陳公子叫陳恆，弑其君。在陳恆沒有弑君的時候，在孔子看來有危機了，政權掌握在大臣手裏，這就是危邦。到了陳恆弑君的時候，把齊君殺掉了，這叫亂邦。不但齊國如此，其他的國家，比方衛靈公朝廷，衛國它就有很多危險，後來有內亂。

孔子在這裏講，你是好學的人，是守死善道的人，看見那國家有危險，政治一切不上軌道，有危機四伏的時候，不要入那個國家，不要到那個國家去。亂邦不居，你原來居在這個國家，這國家已經發生動亂了，有弑君弑父，這個亂的國家，不能

再繼續、在這國家居下去，那趕快要移民，移民到其他國家去。為什麼呢，你亂邦、危邦在那裏，不但好學、善道不能夠在那裏脩行，反而在危亂之中，自己受災害。所以這兩句，是教脩道的人要選擇好的環境。

再下面，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這個見讀現字講，現是出現。天下有道，只要那一個國家，他的國君是一個明君，他明白道理的。你在他這個國家，則見是什麼呢，可以到他這個朝廷裏面，幫他辦政治、幫他治國，叫則見。無道則隱，如果那一個國家沒有道，甚至於那個時候還是周天子，周天子下面那一些國家，任何一個國家，你到處找，都沒有道了，那怎麼辦呢，那只好隱，隱是作隱士，不出來作官。

再下面講，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讀書脩道的人，總是要知恥、有羞恥心。在這個國家有道，有道之國，你這個讀書人又貧窮，貧窮是沒有財富，賤是沒有作官，你還是貧賤。邦有道，這國家有道的時候，你這個讀書人有才能，你應該出來到國家那裏去，在朝廷裏去作官。作官之後，古

時候作官，作什麼官就有什麼樣的俸祿，是一定的，就不會貧的，既然作官就是有地位，就不會賤。而在這裏，國家有道的時候，你這個讀書人又貧又賤，就證明你沒有到朝廷裏去作官，對於國家沒有功勞，自己的能力沒有用得出來，就讀書人來講，這是羞恥的事情。

我們求學脩道，長遠的目標，固然要了生死、成就聖人，但是必須把我們的能力要貢獻出來，邦有道的時候，我們能力沒有貢獻出來，這是感覺羞恥的事情。我們讀書，以及我們生活衣食所需的，都是來自天下人，受之天下人而沒有回報，這個說不過去的，是恥也。

「邦無道，富且貴焉」，這是相反的。國家無道的時候，這個國君他是無道之君，所謂無道之君是什麼呢，他不管這個國家的人民生活如何，不管。只貪圖自己的享受，老百姓的錢財，他搜刮來，搜得愈多愈好，就像夏桀王、殷紂王那樣，這樣的國君，你是讀書人到這個無道之君、到他的朝廷裏面去作官，你幫助這無道之君來辦事情。首先你必須要幫這無道之君，向老百姓搜刮那些錢財，民窮財盡你也

不管，幫助國君搜刮之後，你自己也要得一分，這樣的話，你富且貴焉，貴的是你到這無道之君的朝廷裏面作大官，作了大官之後，一方面幫助國君搜刮老百姓的錢財，一方面又把搜刮來的錢財，一部分也收入到自己所有，這就富且貴了。這在孔子看起來，這是羞恥，富且貴焉，比如說蘇秦、張儀就是。蘇秦、張儀憑他那樣的、那種說服各國國君的那種口才，他能夠富且貴。這種富且貴不但孔子認為可恥，就是孟子也覺得，這種人也是可恥。

這章經是什麼，首先這兩句重要，要好學要善道，學無止境，道，學道學成功，路遠，路途長遠，必須要守死而不變更。其次那就要講環境，危邦、亂邦這個都不適合脩道的人在那裏居住。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的話，就是講行道的時候，你脩道的人一定要把你所學之道，不但你自己在脩，也要把這道推行出去，讓天下人都得到好處，這是你學道人的功德，你不這樣作，你那有功德呢。再講，出來行道的時候，你看看那個國君是有道之君，還是無道之君，也要選擇選擇，要看清楚，這一章經是有次序。

講這個環境，要選擇出來作官的時候，從事政治要選擇的話，古時還可以選擇，今日之下選擇就比較難了。看起來在政治上，全世界有的是亂，有的是不亂，有的還平安，但是就脩道人看起來，注重在人心，現在全世界的人心都不安。就拿美國來講，一直到現在，美國還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，但是美國人心裏，他是空虛的，美國人一般的心裏，它為什麼現在，它這個美國的金融市場一亂的話，一發生問題，影響到全世界很多國家，這些股票市場都跟著它起伏。它為什麼呢，它現在只知道謀求財富，華爾街那些銀行家、那些大富豪，他就是金錢遊戲，他沒有心靈上的空間，他心靈是閉塞的，他只有向財富上面遊戲追求，心靈是空虛的，這個國家就是危邦，不但危邦而且亂邦，隨時都可以看見他的青少年，那些學生拿著武器到校園裏面亂殺人，這不叫亂怎麼才叫作亂。所以我們現在不要看有些人，你要留學到國外求學，美國是第一個目標，到美國留學回來是最好，他就不知道你到美國學什麼東西，學回來要如何用。

在這裏我們知道，唯有學中國文化，學孔夫子的學術，就算天下人現在都講功

利，人心都不安了，我們現在真正能夠幫助，我們國家國泰民安，進一步的要求得世界和平、人心安定的話，那必得學孔子這個學術、學道。學道就是把我們人的心靈開放，那心靈一開放，廣闊得很，那小小的財富，那是微不足道的。所以我們真正作一個讀書人，學了孔子這個學問的話，從我們所居住的地方開始，我們對它有貢獻，愛護這個地方。進一步我由近到遠推廣到天下，那靠什麼呢，靠的就是我們要好學要善道，自己好學善道，把這個道理來推廣出去，勸告天下人都是這麼學，那就是真正愛護我們自己國家，真正愛護天下人。

○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

現在看三百四十七頁。位是一個地位，就舉例子來講，還是拿政治來講。政治，無論古時候、是現代，政府裏面都是設官分職的，那一個官員有他所掌管的職務，中央政府、天子有天子所掌的職務。天子下面，比方《周禮》，《周禮》叫《周官》，《周官》是〈春〉〈夏〉〈秋〉〈冬〉，前面有〈天官〉、〈地官〉，叫六官，六官是那一個官，春官是管春官的事情，夏官是管夏官的事情，各有所管的。你在春官的地位，你不能干涉夏官的事情。夏官、秋官你不能干涉冬官的事情，為什麼呢，你不在那個位子上，不謀其政，你不在那個位子上，你去謀那個政，謀不好。像《周禮》的〈冬官〉叫〈考工記〉，〈考工記〉它是製造各種工具的。古時候作車輛、作水上用的船，在現在比方造飛機、造火車、高鐵這一類事業，在古時候就是交通這一類的，還有一般民間用品，那都是〈考工記〉。不是〈冬官〉，你來過問〈考工記〉，你是外行，一管就亂了，就錯誤了，就舉這個大的例子來講。

舉小的範圍來講，你在縣市政府裏面作一個官員，你管民政的，你就只管你民

政的事情，你就不必管其他的各部門。再講到個人，我們是各有各的專業，都須要在自己的本位上求其發展，本位以外的你再去管，那叫作不務正業，不務正業你事務的那個也辦不好，自己本位的工作也受影響，叫不謀其政。

聖人講的話，一體萬用。所謂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除了政治上的這個位子以外，我們私人之間，各有各的位子。孔夫子講的話，他就自己能夠作到，魯哀公問政，孔子跟他講一個原則；齊景公問政，孔子也跟他講原則，講什麼呢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這是個原則的，不講這個細節的部分，講細節的部分，你就干政，你沒在那個國君位子上，你代他謀的話，你就干涉他的政治。干涉政治，國君之外還有國君其他的臣子，他就記恨你，禍患就來了。我們私人比如說，你的朋友他有家庭的問題來問你，你也是只能講個原則。你要是實際上替他出主意也不行，家庭裏夫妻、父母、兒女之間都是天倫，他偶然的家裏發生問題的話，他來請教於你，你也只能講這個原則，你要代他出主意，將來他家裏人還是家裏人，將來和好起來的話，你就要倒楣，所以你能講原則，勸和不勸離，這是大原則。夫妻關係

他要問你的話，你跟他說你趕快找外面徵信社，你去徵對方的行動、他的行蹤，你代他出這個主意，將來夫妻好起來，你就是他家裏的敵人。這都是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

我們學孔子的任何一句話、一個道理，都要知道一體萬用，用出來要知道怎麼用法，要善於學道。用得不得當，那就是前面守死善道，你道沒學得好。所以孔安國的注解說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就是孔子意思，欲各專一於其職也。拿現在講，就是要尊重專業，政府的各部門，都要互相尊重各人的專業，我們普通不在政府作事，各行各業我們都要尊重各人的專業，這一條是這樣的去學習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。

現在請各位找出《論語講要》三百四十八頁，開頭第一行就是經文。師摯，師是魯國的太師，是管理音樂的長官，太師是管音樂的，摯是他的名字。「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」，〈關雎〉是《詩經》裏面〈國風〉第一篇詩。後面「洋洋乎盈耳哉」，這是孔子先舉出師摯，那個音樂的開始，再舉出《詩經》裏的〈關雎〉那一篇，之亂是音樂後來合奏的時候。洋洋乎盈耳哉，就是讚美，讚美這個音樂作得好、也奏得好。

先看「關雎之亂」，關雎之亂，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認識的很亂，一種紛亂的那個亂。亂字，有的當治字講，治就是治理，治理跟亂是相反的。它這個〈關雎〉之亂，不是講世間一般人事上面暴亂的事情，是治理的治字，是這個意義。治理的治字，認為好懂的話，就是按照劉寶楠所引用的劉台拱，這是劉寶楠家屬、家裏的人，他的《論語駢枝》講的，說這個亂字當作合樂講，合，合奏起來。

這一章經，過去雪公在講的時候，要真正按照孔子所講原來的意思，那可很麻

煩的。就是按照原來意思講的話，也很難讓人聽得懂。首先這個亂字就很難講。不過那個時候，他老人家先把大意說一說。古時在祭祀的時候，比如說現在《詩經》裏面還有頌體，就是讚美祖宗的功德，那詩都是讚美的。因此在古時候祭祀，例如祭太廟，這一場祭祀，按照祭祀的程序，按照那個禮，有開始的時候，有結束的時候。無論祭祀從開始到結束，這個都要有歌、有樂器。歌就是《詩經》裏的詩，樂器奏出來的歌辭，歌辭就是詩，用樂器奏出來音聲，那就是音樂。用樂器奏出來的，那個時候，比如說，就拿魯國來講吧。魯國的太師，由他開始，開始什麼，吹笙，有個樂器叫作笙，這個大家學音樂你就知道，開始就奏那種樂器。為什麼奏這個笙呢，由這個笙開始奏了之後，等於用那種樂器來作指揮一樣的，如同現在無論是西洋樂、是國樂，好幾種樂器在一起演奏的話，都要有指揮。他那時用笙那種樂器吹奏起來，開始由它來發起，作指揮的意思。這個當中有很多演奏那些樂器，到祭祀最後的時候，各種樂器合奏起來，一起都奏起來就叫作亂，亂就是整理，把從開頭到最後結束的時候，所有樂器到最後合奏起來，叫作合樂，這是簡單的說。

詳細的講，比如說祭宗廟，演奏、唱的歌辭叫詩，有六種詩在祭祀當中都要演奏的，到最後全體合奏起來，這叫亂。為什麼從開始吹這個笙，到最後所有的都要合奏起來呢，而開始都是用笙來指揮，整個的祭祀之中，用的音樂都要和平莊嚴。祭祀配合這個音樂，每一個程序既要和平又要莊嚴，不能亂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整個祭祀之禮，那就是演奏得很成功了，一錯了就不行，一錯了這個祭祀那最不容許的。所以就整個來講，既是和平又是莊嚴，最後孔子讚美說：「洋洋乎盈耳哉」。盈耳，盈耳在耳朵裏聽的都是那麼美好。這裏我把這個意思說明了，各位可以看看《講要》裏面。

孔子那時候還是周朝，各種典禮，比如說祭祀、鄉飲酒、大射、燕禮等等，都有音樂的演奏。但是音樂演奏，那個時候音樂，到孔子以後都失傳了，尤其到現在是更沒辦法瞭解了。音樂的樂辭，就是《詩經》裏面那些詩篇，所以在祭祀的時候，其他那些禮都有的，有唱歌、有吹笙，歌與笙配合得有吹奏的、有唱的，最後全部的合奏，全部的樂器、歌唱合奏起來，這是這章書講全部的過程。

詩裏面講的、唱的那些歌辭，就是《詩經》裏面有〈周南〉，〈周南〉裏面〈關雎〉篇、〈葛覃〉篇、〈卷耳〉，〈召南〉裏面的〈鵲巢〉、〈采芣〉、〈采蘋〉，一共有六篇詩。這裏講關雎之亂就拿〈關雎〉這一篇作代表，包含其餘的五篇，在合奏的時候，就是把這個音樂到最後來一個總整理，這叫亂。最後總整理，聽起來洋洋乎盈耳，所以那是聽得非常美。這個音樂，普通的演奏也好，歌唱也好，當然這是一個藝術，都要講美，特別是在各種典禮、尤其是在祭祀的時候，必須按照禮的規矩，演奏得那樣和諧。

怎麼樣才和諧呢，必須合乎音樂制定的音律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配合得非常恰到好處。用這些樂器、八種樂器、五種音聲配合到最適當的那種境界，這才是和諧。這一種和諧，它就能夠引發人真的性情。我們一般人講情，那不懂什麼叫情，這個情從本性裏面起的作用，這個情它是最和諧的。由這最和諧的音聲，叫聽的人就能從這種藝術來明瞭自己的心性，所以音樂的美好就在這裏。從本性裏面起的情，就儒家講就是仁、仁慈，就佛法來講就是慈悲。所以一首好的音樂就是能夠啟

發人的真性情，這是音樂的藝術，好就是好在這裏。

這個各位可以自己體驗體驗，我們聽外面的一些，現在你看看那些引起人家心裏很亂的那種歌、那種音樂，聽不得的。我們聽聽國樂，到道場裏面來，聽聽佛家的讚，各種的讚，聽了之後心裏就能夠平靜下來，心裏平靜下來，就把我們普通那個雜亂的心，就把它改變，改變那個雜亂心，到了中正和平的心，必須有這個心才能夠一，一心不亂。我們可以聽聽外面那些音樂，聽聽國樂，到道場裏面聽聽各種唱的讚子，慢慢體驗就體驗出來。

所以這一章經，要講它的考據的話，那很難了，現在一般人，你就是考據出來，一般人也不懂，只能把這個大意研究出來，它的功效我們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，我們自己聽外面的音樂，再聽聽好的音樂就能辨別出來了，這就幫助我們脩道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忼忼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

請看三百四十九頁。這章書先講狂，再第二就是侗，第三叫作忼忼，這三者，狂、侗、忼忼都不算是很好。但是雖不很好，古時候狂、與在孔子那時候講的狂，有一點不同。「狂」，所謂雖是狂，按照孔安國的注解，孔安國注〈子路〉篇裏面就講，「狂者進取」，遇到任何事情，他非常積極，一種是好的事情，他積極的去推行那種事情，叫進取，這種進取就叫作狂人。狂人應該要直，直是什麼呢，心裏想的是什麼，口裏說的是什麼，作出的事情就是很直爽的，這狂者應該是直。這裏講「狂而不直」，一個人他是狂的時候，他心裏不直，心裏不直是什麼呢，嘴裏說的和他所作的事情不相同，叫口是心非，這叫不直。狂而直的話，狂者心裏是直的話，不管作什麼事情，作對了也是這麼說，作錯了也是這麼說，他心裏是直的。不直就是與這個相反的，不管是對的、是錯的，他口裏說的跟他心裏想的、所作出來的事情，都是不同的，這叫狂而不直。

「侗而不愿」，侗，一個人是很笨、不聰明，古人解釋就是愚蠢的意思。這個

愚蠢的人，應該什麼呢，叫作愿字。愿是什麼意思呢，愿是很謹慎，作事很謹慎，老老實實的，這叫愿。侗而不愿的話，這個人腦筋不聰明，又不老實。過去雪公講這章經的時候，他舉個例子，比如說侗，是一個腦筋不聰明的人，你叫他看門，他就好好看門，他就守在看門的崗位上，這叫愿就好。但是侗而不愿呢，你叫他看門，門也看不好，看些時候他又跑走了，或是作別的事情，這就是不愿。「慳慳」，慳慳這個字看起來這個人很老實，既是很老實，應該說話也好，作事也好，應該是很實在。但是說話出來往往沒有信用，「慳慳而不信」，信就是信實，沒有信用，說的話就不實在，看起來很老實，話說出來就不老實，這叫不信。

這三種人，孔夫子講吾「不知之矣」，聖人說話很含蓄，吾不知之矣就是說：這三種人，不知之矣是不了解他們，不了解他們意思就是說，很難教化他們。你教這三種人，狂者你拿真正好的教化來教導他，他自以為是，他不聽教化的。總體講：三種人，你都很難教化他，狂者他有他自己堅持的、他的主張。侗者，你說他愚，其實他自己不愿、不老實，所謂不老實，就是好自己所起的主張，就是愚而好自用。

愚者他自己看事情也看不明白，自己所作的事情作不好，他還偏偏要作。這種人，雪公講什麼呢，他拿兩句話來講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他沒有這個才能來領導人家，領導人家要發布命令，他沒有那個能力發布命令，沒有領導人的才能，你沒有這個才能領導人，那你就聽人家的、要接受人家來領導；可是又不受命，人家的命令他又不接受。雪公用這兩句話形容這種人侗而不愿，那很傳神的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。雪公講這兩句話，我想他老人家很感慨，今日之下這種人多得很。慳慳而不信，現在更普遍了，有的人說的話都是仁義道德，作起事情來，詐騙人家，這種人作不好的事情固然不好，你叫他辦的好事情，也辦錯了，好事也辦錯了。所以這三種人孔子講，吾不知之矣，我不了解他們。聖人對於任何人的心理都了解，所以對於這三種人不了解，意思就是說，不知道如何、怎麼教他們。

聖人教人有個大前提，必須那個學生很誠心誠意的來求學，聖人才可以教他。他沒有誠心誠意來求學，聽了聖人一句話，他就拿來利用了，利用來謀自己的利益。這個你叫孔子來教，教這種人怎麼教法子。雖然如此，孔子講這話的意思，就教我

們學聖人的人，學道的人，要自己反省。為什麼呢，我們都是普通人，都是平凡的人。平凡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私自利的，自私自利的心有淺有深的不同，不管是淺是深都是私心在那裏起作用，私心起作用，有時候就免不了學了這三種人，就是狂而不直、侗而不愿、忞忞而不信。

尤其在今日之下，我們看那些到處詐騙的人，他們書念得比我們還要多，他的腦筋所想的，比我們腦筋動得更快。遇到這種人，我們自己反省，千萬不要學這些人。他們這些人，這樣所得到了一些私人的益處，對他自己得了很多的利益了，但是因果他逃不了的，所以我們遇到這種人，不能羨慕他，不能跟他學。也不可以，遇到這種人不能說些叫他聽不進去的話，比如說，你接到電話，那個詐騙集團來電話了，你不理他就好，電話掛起來就好，你要說出些罵他幾句話，你這是詐騙集團，那好了，他以後就饒不過你，他找你麻煩多得很，所以這種人你不能跟他結怨。也不能過於的來說這些人不好，你說他不好，他已經不好了，他要更壞，所以對待這些人很難。

孔夫子在這裏講，他教我們一方面自己對於那些人，我們不要跟他學，再方面，對於那些人，你不能得罪他。有機會能夠勸他改善，那當然更好。這章書我們這樣要了解孔夫子所講的最後那句話：吾不知之矣。以孔子這一句話，我們學這樣的話，來對待那些人，那沒問題，可以慢慢的感化他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

現在請看三百五十一頁。這兩句話作兩句讀，不能把它連在一句讀，連在一句讀就是讀不通了。雪公過去講這一章書的時候，特別講出來，比如說，宋儒朱子以及他的老師程子，就把它當作一句講下來。一句講下來，比如說朱子所講的，他說人來求學，既然如有所不及，但他心裏又恐怕失掉了，這就一句講。我們如果不聽雪公把它分辨出來，我們先看朱子、以及朱子引他的老師、程子所講的話，我們看不出來。但是在雪公看，照朱子那樣講的話，講不通。為什麼講不通呢，「學如不及」是一個意思，「猶恐失之」是一個意思。學如不及是在開始學的時候，不及，好像趕不上人家，落後了，這是一樁事情。猶恐失之是學了以後，恐怕忘記了；是兩回事情，先求學，學到了以後才猶恐失之，才恐怕忘記，所以要溫習。

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裏面講，「如不及，故日知所亡。」每一天在求學的時候，恐怕趕不上人家，每一天都要學新的東西。就拿我們讀經來講，每一天都要讀新的，沒有讀過的，每一天都要讀。人家讀得很快，一讀就會了，我也要趕得上人

家，唯恐追不上人家，所以每一天都要知其所亡，原來不知道的，我現在要讀，比如這部書，原來我沒有讀，我現在趕快讀，每天都要讀，古時候那個讀書叫生書、生的，生的就是自己沒有知道、沒有讀的，每一天都要讀生書，把生書讀熟了，人家在讀，我們也趕著讀，最低限度要跟上人家，人家讀到那裏，我們也要讀到那裏，不要落後，這叫學如不及。

「猶恐失之」，就是劉寶楠《正義》裏面講：「恐失，故月無忘所能。」月無忘所能是什麼呢，你比如背書來講，過去讀書，每一天都要讀生的書，把生書讀熟了，每天照例的，比如說今天我讀了生書，昨天讀的書，我今天再溫習一遍，到明天，我又把今天讀熟的書，又再溫習一遍，恐怕忘記了，就是猶恐失之。月無忘所能是什麼呢，每一天就是把頭一天讀熟的書來溫習一遍，到了一個月的時候，那就把這一個月所背熟的書，再溫習一遍，它是這麼來的。

古時候在私塾裏讀書是這樣，你跟這位私塾老師來讀，比如說這個《論語》，開頭今天教你子曰學而時習之，你背熟了，到明天又再教你另外一章，另外一章的

話，你明天讀熟那一章，你把今天所學的那一章再熟悉一遍，要背書，你把書放在老師桌子上面，老師看著書，你背對著老師，你不要面對著看，面對看那不算數，背對著書然後讀出來，這叫誦，誦出來給老師聽。到一個月的時候，你把這一個月所讀的書，全部背出來給老師聽，就是月無忘所能。

舉這兩句話來講，學如不及，每天都要學新的、都要讀新的書；猶恐失之就是讀熟了之後不要忘記，每天都要溫習。這兩句是兩回事情，你要把它解釋成一樁事情，一句讀下來，那就講不通。學如不及，你還沒讀怎麼失掉，讀了以後才會失掉，所以分開來講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巍巍乎。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

各位看三百五十一頁。這個與讀與也可以，讀預也可以，兩種讀法是有兩個意思。這裏要注意，只講舜禹沒有講堯。舜是接受堯把天下讓給他，禹是接受舜把天下讓給他，所以這講舜禹之有天下也。

舜帝、禹王他們兩位有了天下，作了天子，「而不與焉」，先講這個與字。與焉就舜來講，你這個天子是不是堯帝贈與你的呢；禹有天下是不是舜帝贈與給你呢。而不與焉，那就不是，這在《孟子》裏面就講，堯也好、舜也好，不能以天下給人家，天子不能以天下給人家，是誰呢，由天命，天的命令，天子是天帝的兒子，天子不能把天下給人家，而由天帝把這天下給人家，這就是天命。不與，舜禹有天下，不是堯把天下給舜，也不是舜把天下給禹，而由天命。天命怎麼來的呢，是舜與禹他們自己作的這些事情，與天命相合。怎麼才與天命相合呢，天是愛護天下人的，舜、禹所作的事情都是為天下人，那就合乎天命了。

《孟子》所講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所以不與。」這就跟前面講：

「子禽問於子貢曰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」必聞其政，這個是「求之與」，還是「與之與」呢。在這裏講，與是講孔夫子到那個國家，那個國家的國君，都把國內的政治問題拿來請教於孔夫子，這個不容易的。那麼這個請教孔夫子是孔夫子求來的呢，還是國君自動的與孔夫子。所以子貢講：既不是求來，也不是與的。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，夫子以他自己的道德脩養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，到那一國家，那個國家的國君，就把他們自己政治問題，來請教於孔子。這既不是孔子求來，也不是那國君隨便給孔夫子的。這裏與字就是那個意思，舜禹有天下，不是堯帝、舜帝給他們的，他是自己作了那些事情，自己的道德，自己的那種能力合乎天命，才有了天下，這當與字講。

讀預字呢，預字也可以講得通。舜禹有了天下，舜帝是接受堯帝把天下讓給他，讓給他也不是說那麼簡單。堯帝先要到處找人，結果人家把舜帝推舉出來了，舜帝是一個大孝子，堯帝接受了，接受來之後並不是馬上就把天下讓給他，先教他到堯帝的朝廷裏面來，先辦事情；再把堯帝的兩個女兒，許配給舜帝，來觀察、多方面

觀察，把兩個女兒嫁給他，看他在家庭裏面，他的行為、道德如何，可以看得出來。到朝廷裏面幫堯帝辦事情，就看他對外辦政治的能力，這樣的話，這就要憑舜帝他的道德，以及辦事的能力，憑著這樣，他才得到堯帝把天下讓給他。這樣作固然與現在所謂選舉，這種用政黨政治來選舉，那大不相同的，完全憑他的道德、他的能力，這個道德、能力所辦出來的事情，完全符合天命。當舜帝到堯帝的朝廷來辦事情，以及作了堯帝的女婿，內外這種道德、能力表現出來，在他辦事也好，對內夫妻之間如何相處，跟堯帝兩個女兒結了婚以後，就是正常的夫妻。而沒有想到將來堯帝把天下讓給他，而不與焉，預先想到我這樣作會得天下的，有預求。並不是說舜帝來作事情的話，心裏先想我把事情作好，我將來可以得到天下，這個心、這種動機沒有。他到堯帝朝廷來辦事情，就是一心一意把事情辦好，沒有其他的想法。禹呢，禹王也是如此，那時天下都是洪水氾濫，從堯帝開始，就叫他治水，到了舜帝的時候，也是繼續請他治水。他在治水的時候，就是專心在治水，沒有想到我在治水，治好了之後，可以得到舜帝把天下讓給我，也沒有這心理，就是不預求，這種講法也可以講得通。

所以這兩種讀音，不與焉，不預焉都行。總歸起來講，舜帝、禹王他們後來都作了天子，既不是堯帝把天下給了舜，也不是舜帝把天下給了禹王。而就舜帝和禹王來講，他們一開始都沒有心裏想著，我這樣作，將來會得了天下，都沒有。

這一章書從這樣的來研究的話，那就符合孔夫子所講的意思了。那就是說我們現在作任何一個事情，自己動機很重要。不要一起念頭就為著自己來想，起了念頭為自己著想的話，那就跟孔夫子所講這個相反的。必須我們每作一樁事情，我們現在都是平凡之人，平凡之人作事情，你不是為自己作，你要求人人都是聖人，那誰辦得到呢，但是最低限度也不要損人利己，作出來事情總要對人家有一點好處，這才說得過去。我們學道的人，不要每作一樁事情，每說一句話，都是為自己，無論如何總要替人家謀一點福利，我們作出事情來，總是要為人家著想，這才與我們脩道、才是相合的。

所以孔子講的這幾句話，固然是引用舜禹那種的道德能力，我們廣泛推、一體萬用，孔夫子的話適合任何一個人，我們無論作什麼事情，照孔夫子所講的這樣學

的話，那我們就是脩道。反過來講，不能夠這樣的話，事事都要為自己，就是在公家、在道場裏辦事情也不行，那個作出來也是沒有什麼功德。真正要作，學道的人在道場裏也好，在另外其他的任何一個事業方面也好，只要存心為著他人，雖然免不了為自己，多數的要為他人，那才有功德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大哉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。

現在請看三百五十三頁。前面講舜禹，這裏接著講堯。舜禹接受天下，禹受舜禪給他，舜是由堯把天下禪讓給他，所以堯是了不起。在堯以前也不是禪讓政治，從堯開始才有禪讓，所以是「大哉」，孔子開頭就是用大哉，大是偉大，來讚美堯帝。「堯之為君也」，堯帝為人君，那是非常偉大的。

偉大到什麼程度呢，「巍巍乎」，拿這兩個字形容，巍巍像那高山，很高很高的山。巍巍乎，這樣高、這樣偉大，拿什麼東西、拿什麼來跟他相比呢。一想，孔子說「唯天為大」，唯有天是最大的，唯天為大，天這麼大，誰能跟天相比呢，「唯堯則之」，則，根據孔安國的注解，則當法字講，則之是法之，以天這樣高大來效法，堯帝就是效法天那麼高大。能夠效法天的高大，找不出別人來，唯，就是只限於，只有堯能夠這樣效法天的高大。

「蕩蕩乎」，蕩蕩這兩個字，就是表示這一種廣大無邊，這種廣大無邊，無窮

無盡的，堯效法天的那種偉大，「民無能名焉」，一般民眾無能名焉，沒有辦法能夠說出來，說出他這樣效法天的那種高大。那麼沒辦法說出來的話，只有「巍巍乎，其有成功也」，只有從他所作的事情，人家才能夠來說一說。他作的事情是什麼呢，全部說出來就是沒辦法說，就是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，就像天的那樣高大，天的多大，誰知道，誰能說。天空多麼遠，多麼廣闊，說不出來的。那麼能夠說出來的時候呢，成功也，他能把天下讓給舜帝，這是了不起的事情。

除了讓天下以外，堯帝作的事情那很多很多，最重要的就是他治理天下的時候，就讓天下的民眾在他所辦的這個政治，一般民眾都受了他實際的利益。受什麼利益呢，一般民眾在他的政治之下，非常自由自在的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別看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這兩句話很簡單。我們想想看現在，你要想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辦不到，無論是國內國外，那些在位的人都是利用民眾，學那個納粹主義、民粹，利用民意來滿足他的權力，滿足他的權力欲望。現在雖然講民主、講自由，現在老百姓真是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。堯帝那個時候有康衢民眾在唱歌：日出而

作、日入而息，帝力于我何有哉。這個天子他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，沒什麼關係，就是他這樣的政治，讓民眾都那樣自由自在的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那個多麼自由，安居樂業。這個什麼呢，一般人所講，帝力何有于我，這是我自食其力，天子與我有什麼關係。這就等於說，我們一個人每天衣食住行當然是很重要，這個財富也必須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，空氣沒有就不行了。那一個人那一天，那一個時候，缺乏空氣行嗎，天空這些空氣無處而不在，我們依靠空氣才能夠生存，但是我們都不了解這個重要。就如同堯帝那樣，讓民眾他們自由自在的自食其力，民眾都不感覺和堯帝有什麼關係。就跟我們人一切受之於天，而不感覺天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，一樣的道理。所以在這裏就講，其有成功也，只能就他所作的一些事情、很顯著的，人家才知道，那些更深遠的道德，人家都不知道了，民無能名焉，其有成功也。

「煥乎其有文章」，文章是什麼呢，文是他所作的各種事業，他辦的、制定那些政策，按照政策所作的那些事情，無一樁事情不是有利於天下人民，那就是文章呢，每辦一樁事情不是亂的，都有章法的，都有一定的程序，有按照規矩，才能

使他這個事業辦成功，這就是文章。煥乎其有文章，他辦的種種事業，每一種事情都按照一定的章法來辦成功了，一般人了解就憑這個才了解他的高大。除了這個以外，他那個道德、效法天的那種道德，一般人家看不出來，這就表示堯的道德和治理天下的能力，在孔夫子看起來，用一個大哉，這個大字來讚美他。大到什麼程度，就跟天一樣的，他就是效法天的。

剛才講的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，後面《講要》裏面有講的，史書記載堯帝到康衢出遊的時候，有位老人擊壤而歌，就歌那一段歌辭。我們想想看，我們在今日之下，要像那個擊壤歌所講的那個，我們現在求不到。求不到，我們學道的人應該要了解，自己要了解孔子講這個話，孔子藉堯的這種道德，治天下的才能，說出來，實際上就是講，我們學道的人，要了解世間最苦、最難解決的，就是在於個人的心理，我們現在都是虛妄心、自私自利的心在那作祟，才有生死。真正的自由，我們要學孔子講這句話，以堯帝這種道德來講，堯的道德不只是這樣把政治辦好，他重要在教育方面，以政治這種作法表現他的教育。

我們今日之下，最重要的要把聖人的教化，自己要學也要教育天下人。就我們現在處在臺灣來講，我們真正要是看見、現在臺灣民生很苦，現在根本的問題，你要解除民眾困苦的話，就要教他學作聖人。把這個凡夫虛妄的心，改變為學聖賢學道的心，這樣比較起來的話，我們要一步一步來學聖賢的話，這才真正的自由。否則的話，貧窮固然困苦不自由，富貴也是不自由，富貴的人有了政權又怕人家來搶他的，他又維持不了，沒有政權也要求，求到之後又怕失掉了，財富也是如此，你有什么自由，一點也沒有自由。你必須脩道，心裏才是真正自由，不受一切權力欲望在那裏支配，自己能夠支配一切外面環境，不受環境來支配我，這才是真自由。講這個道理一般人不懂，所以孔子藉堯帝那種道德、事功說出來，本義是教我們要學聖賢，那才真正是求得自由，那種自由，生死都能自由，自己作主，那多麼重要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予有亂臣十人。孔子曰：才難，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，於斯為盛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

這章書是拿舜帝一直到周武王，舜帝之後是夏朝，夏朝之後有殷朝，殷朝之後才有武王，這個時間很長。在每個朝代裏面，開國的時候都是聖人，舜帝固然是聖人，禹王也是聖人，後來夏桀王是暴君，由成湯王把夏桀王放逐出去，成湯王也是一個聖人。殷朝到了最後出現一個殷紂王，後來有文王、武王，這都是聖人。這些聖人治天下不能自己一個人治，他必得要任用那些賢能的臣子，才能把天下治得好。

這裏就講了，開頭就是舉出歷史上那些聖人在位的君主。先講舜，舜帝治理天下的時候，他有賢能的臣子，只有五個人，這五個人就能幫助他把天下治，這個治就是把天下治得太平。「武王曰」，這中間就不必講了，接著就是周家武王、周武王說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」。我有亂臣，這個亂字也是當治字講，能夠幫助我治理天下的臣子十個人，那這十個人就比舜帝的五個人，多了一倍了。

下面就是孔子說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。」治理天下要賢能的人愈多愈好，舜帝他只有五個人，如果多，他不是更好嗎，但是在他朝廷裏面才有五個人。到了周家周武王講：予有亂臣十個人。因此孔子說：才難。要求到有才能、有道的人很難。不其然乎，不其然乎就是舜帝只有五個臣子，武王算是臣子多了，也只有十個人。

「唐虞之際」，唐是唐堯，虞是虞舜，在堯舜之際，這個際當下字講，從唐堯、虞舜以後，虞舜後面就是夏朝，夏朝後是殷朝，殷朝後來才是周朝，這裏唐虞之際就是唐堯、虞舜以後到了周朝，「於斯為盛」，於斯這個斯就是指的武王這個時代，武王有亂臣十個人幫助他治理天下，這是最盛的時候，人才盛極一時。雖然盛的時候，但是「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」這十個人之中，還有一個是婦人，除了這個婦人，剩下只有九個人而已。

為什麼婦人除掉不算數，只算九個人呢。因為，自古以來，婦人是管內的、管家的，家庭重要，家庭怎麼呢，家庭教育兒女。比如說周家，周家三代的太太、太太，那個都是了不起的婦人，所以現在我們叫人家、稱呼人家太太，就是從周家三

代的夫人都是賢能的人，把兒女教得非常好。因此婦人是只管內，管子女的教育，那麼有一些特殊的，她也幫助天子來治天下，治天下只能夠在內，她不能夠出面，只能夠由內在，在內建議建議天子而已，她不能像上朝廷的臣子，那樣的來治理天下，所以在這裏講有婦人焉。婦人焉這個婦人，她正當的事情就是教育兒女，她能夠幫助天子來治天下，那是附帶的，就這個意義來講，孔子說有婦人焉，除了這個婦人是九人而已，周家得了亂臣十人，其中有一位婦人。

亂臣十人，你憑甚麼得了這麼多的臣子呢，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」，文王那個時候，事實上已經有三分之二天下的諸侯、這些各國都來歸向於文王，那個時候文王還是服事殷紂王，還是尊重殷紂王。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周家這個道德，也可以說至德、到了極處了。可見得有這樣的至德，他才有亂臣十人，他才能夠得到周家的天下。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○子曰：禹，吾無閒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閒然矣。

請各位找到《論語講要》三百五十七頁。這一章，孔夫子對於禹王非常的讚歎。他說，禹就是夏禹王，他是受了舜帝把天下禪讓給他。就孔子看，禹王吾無閒然矣，閒這是讀監音，當非字講，閒當非字講，古時候有很多經典裏面都是這麼注解的。這個字先要說一說，我們現在認字，都把這個字當作閒字、清閒的閒字，間字是門字裏面一個日字；但是根據正體字，就是按照說文解字裏講，這個才是閒字，門字裏面，門裏面月光透進來了，這是閒隙，這個閒字。門字裏面一個日字，那是後來、後起的字，所以這裏不是當閒字講，是當間字講。那個閒是什麼呢，閒，古時候門字裏面是一個樹木的木頭，一個木字，那是閑字。所以這個經典裏面，這還是用正體字。

「禹，吾無閒然矣。」孔子講，禹王我對他說無閒然，沒有非議的，對他沒有什麼可以批評他，是無可非議的意思。

既然說了對他無可非議，他是一點點的缺點都沒有了。聖人講話要有事實作根據，下面就說了，「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」，他自己的飲食，這個菲字在這裏當薄字講，飲食很淡薄的，薄是厚薄的薄，厚薄的薄就是飲食不豐而且很簡陋，自己吃的飲食很差。但是，而致孝乎鬼神，乎字是一個語助辭，把它當一個介紹字講、當於字講。自己的飲食雖然不好，可是，對於鬼神，鬼是古時候講，自己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不在世了，都會稱為鬼。神是除了自家裏的祖先以外，凡是對於社會人羣作了很多的善事情，有貢獻於社會人羣的，他死了之後都稱為神、神明。當然這個神明，祖先也有的，很多祖先他在世的時候，不但對於他的家族好，對於一般人羣也作了很多的善事，這一類的人叫作神。這一句就是說：禹王自己飲食吃的不豐富、不好，就是菲飲食，但是祭祀的時候，祭祀祖宗、祭祀神明致孝乎，致孝乎這比如說，祭祀祖宗的、供奉祖宗的祭品，那就很豐盛了。豐盛的祭品為的什麼呢，致孝，致孝是要盡到孝道，父母在世的時候，當然要供奉父母的衣食住行，這是盡孝最基本的一個盡孝之道。由最基本的盡孝，《孝經》裏講得很清楚，立身行道，自己要作人，立得住一個作人的人格要立得住，行道，儒家講行道就是要學作聖人，學作聖人就

要解決生死問題，這就是超出一般的孝道了。所以敬鬼神，在祭祀的時候，那個祭品要很豐富，這是盡孝。

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」，衣服，自己穿的衣服不好，很粗惡的；而致美乎黻冕，他作天子的時候，當然要上朝，在朝廷裏面穿的禮服，上朝的時候，祭祀的時候，都是要穿禮服的。天子的禮服，古時候有它一定的制度。上衣下裳，上面這個叫作衣服，下面這個叫作裳，衣裳。衣裳上面有些圖案，圖案一共有十二種，叫十二章。十二章裏面上面用什麼圖案呢，有日、月、星辰，上面有太陽、有月亮、有星辰，還有其它很多的，一共有十二種的文采，黼黻是十二章最後的一個圖案，那個圖案後面有說明的，在三百五十八頁《尚書》〈益稷〉篇裏面就有說明，叫作十二章。黻是用兩個己字，兩個己字相背繡成一個，兩個己字背相，一邊一個己字繡成青色，一邊那個己字繡成黑色，兩種顏色並在一起成為黻文。十二章以最後這一個文采作代表，那叫黻，黻是天子穿的禮服。冕是戴的禮帽、戴的冠。禹王自己穿的衣服，很粗、很惡的衣服、不好。而上朝廷或者是祭祀的時候，穿的衣服，戴的

禮帽，而致美乎，美就是按照制度，衣服、帽子一定要作得很好，叫美。

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」，自己居住的房屋，跟那個高樓大廈對比來講，他這是很卑的，自己宮室作得很卑下、不好。而盡力乎溝洫，自己盡到自己的能力，這個能力用在那裏呢，用在溝洫這一方面。溝是農人種田的時候，在古時候有井田制，井田制那個農田水利，灌溉用的水，叫作溝，水溝；比水溝還要大的話，那叫洫。禹王自己居住的宮室不講究，他把他的力量都用來興建那些溝洫，就是對於農田水利這一方面的，水利溝洫這些工程，注重在那裏把它該脩的就脩，該疏通的要疏通，力量用在這上面。古時候都是以農業為主，一個國家它民間的事業，當然也有工、也有商，但是以農業為主，因此就拿盡力乎溝洫，代表禹王對於民間民生的建設特別注重。

這三條，一個是祭祀祖先，一個是上朝廷穿的禮服，一個是注重民生建設、農田水利，想想看，拿這幾種跟他自己比照起來，自己菲飲食、惡衣服、卑宮室，其餘注重的是：致孝乎鬼神、致美乎黻冕、盡力乎溝洫。你想想這樣一個辦政治的人、

治理天下的人，你說別人對他還有什麼好批評的，你找他的缺點找不出來，所以孔子講：「禹，吾無閒然矣。」你叫我指出那裏不對，非議他，非議就是說他不好，我說不出來，找不出他有任何缺點。

這章書孔子讚美禹王的時候，也就是對於當時周家的周天子，周天子那個時候，在春秋時代，周天子的力量已經很微弱了，甚至於還比不上大國的國君，就連當時春秋時代那些國君，你說那一個國君能夠和禹王相比。孔子所以把禹王提出來這樣說，就跟作詩一樣的，拿這個說給當時那些國君聽一聽，看看國君你想要王天下，那時候國君都是五霸，都想創霸業，創霸業在孔子認為這個比不上實行王道，實行王道的時候，該怎麼實行呢，就要學禹，不為自己，完全是為天下蒼生。

三百五十九頁最後那一段，《皇疏》，皇侃解釋《論語》，他引用李充說：「季世僻王」，這是指的後代那些，夏朝開國的禹王那麼好，禹王的兒子也還不錯，到後來，最後出了一個夏桀王，這個人就不是王業了。殷商成湯王那也是聖人，他一代一代到後來，出了個殷紂王，這些王名字雖稱王，孟子講，那裏是什麼王，一夫而

己，一夫是一個獨夫，這個獨夫一切都為自己，所以這裏講到季世這些王，「肆情縱欲」，這個一看就好懂了。什麼叫肆情，什麼叫縱欲，就拿夏桀王、殷紂王作代表就夠了，就了解。周家到後來也有周幽王，就在他手裏把西周就斷送了，到了周平王的時候，遷到東方來，那就是東周，所以周幽王也是肆情縱欲。他們這些王「窮奢極侈麗」，講究奢侈華麗。「厚珍膳而簡偽乎享祀」，自己吃的東西非常厚，對於祭祀的時候，一切就是從簡，而且是假的、沒有誠意。「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」，自己穿的衣服那就是纖靡，好得再好，盡到美處了，可是作祭服的時候，就不講規矩，傲慢了，這就是不按照禮的規矩來作祭服。「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」，自己的建築物、所住的房屋，作得愈高愈華麗愈好，對於農田水利這些農政，而不恤乎，不去管理、照顧。「是以亡國喪身，莫不由乎此矣」，亡了國家，自己身體、性命也沒有了，都是由這裏所講的，跟禹王完全是相反。所以「於有國有家者」，有國的是那些諸侯，有家的是卿大夫，「觀夫禹之所以興也，覽三季之所以亡，可不慎與。」三季，夏商周三代到了最後，最後怎麼亡國的，拿禹王來對比一下，禹王那樣作，他們三季這些王完全違背了禹王那些作法，所以講可不慎與，凡是後代有國有家的人，包括

後代的天子要警惕了，讀了這一章經的話，自己要警惕了。

這裏講王者是講政治學，政治學就拿這個仁，以仁為本，辦政治的話，就拿禹王辦政治作一個模範，都要像他這樣學習，你不辦政治則已，辦政治就要像禹王這樣辦。這樣辦的話，目的在那裏呢，孔子的教育，根本的問題，就是教人家學作聖人，學作聖人那就是要學禹王這樣，自己一切都要簡單，不必講究那些享受。把自己的能力完全貢獻出來，為天下人謀求福利。這樣作有什麼好處呢，好處是他這樣作的話，他自己的道德，就一步一步的往前進步來脩，這些生活上享受，只是為著一個生生滅滅的身體，假的身體而已。像禹王這樣作的話，不是為著自己假的身體，盡量的把自己能力貢獻給天下人，就是開發自己的道德。自己的道德開發出來，就是證到自己的本性，本性上是不生不滅的真理。

這是孔子的政治哲學，我們研究《論語》，凡是講政治，孔子所講的言論，都是教人家、指示人家一步一步這樣學。懂得這個道理，從事政治才是功德、才是脩道。不懂這個道理的話，從事政治，那好，我當了帝王，那不得了，我這個權力盡

量使用吧，使用出來就是為自己的財富，增加得愈多愈好，地位要鞏固，沒有人敢來搶奪我的天下，那這個好了，這就是造惡業了。我們讀《論語》要了解，孔子的政治哲學，跟後代人所講的政治大不相同的。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論語講要講記【泰伯第八】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○九三二七○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○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論語講要講記：上論 / 徐醒民主講. -- 彰化縣花

壇鄉：雪明講習堂, 2011.11-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86-88256-5-9 (第8冊：平裝).

1. 論語 2. 研究考訂

121.227

100021407